

卷六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師上

孟堅兩都賦二首 善曰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臺令史遷為郎

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脩洛陽西土父老怨帝

書名 文選六十卷 寬永二年活字印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唐 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 注
卷 卷六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文選 文選
索書號 貴重- 41
編號 D7811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1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 4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寬永二年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也理美也言幽遐獨邃寬深之處耳目不及足趾不履之所則有殊絕奇異之物蓋藏美終古人所不知而人皆如寐而未寤必不能先事而覺知向曰孟浪鄙野之語梗槩大綱也而王孫大夸都邑奢麗尚云如我所傳則鄙野遺言而畧舉大綱而未得好妙者誇侈之心未已劉曰倘儻囁詭皆謂非常詭異之事終古猶永古也周禮曰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車則於馬終古登阨也離騷曰吾焉能忍此終古孟子曰伊尹云天之生斯人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也子天民之先覺者也孟浪猶莫後也莊子曰夫子以為孟浪之言我以爲妙道之行善曰東京賦曰粗謂實言其梗槩

文選卷第五 終

文選卷第六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京都下

魏都賦一首

左太冲

魏國先生有睟遠其容乃盱于香衡而誥曰异異乎交益之

士良曰睟容温潤之貌眉上曰衡盱舉目大視也先生見吳蜀相夸侈過甚乃張目舉眉怪而告曰交益吳地也益州蜀都也异乎怪詞也士人通稱也劉曰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睟然見於面不言而喻异異也尚書堯典曰岳曰异哉善曰漢書有交州又改梁曰益有益州又曰公盱衡厲色振揚武怒肯義曰眉上曰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衡謂舉眉揚目也字林曰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率也情

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向曰音人語音也夏中國也土土壤風風俗非別也言在楚楚音居

夏夏音居土壤風俗之別也情有虧險者有通易者皆積習其俗殊異也善曰孫卿子曰人居楚而楚居夏而

楚也類川南陽夏人之居故至今謂之夏人劉曰論語曰性相近習相遠也善曰周易曰辭有險易卷秋說題辭

曰中國之性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濟曰言人雖則習俗常操

固非天生自得蓋染而成也劉曰傳曰習實生常善曰孟子曰使自得之趙岐曰使取得其本善也

昔市南

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為吾子復翫德音以釋二客

競為辯固也翰曰白公將與楚子西戰白公使召宜僚將用之也宜僚不從弄丸自若白公感之遂止

兵是難解也言吳蜀兩都互相是非而結難先生欲為解之銑曰先生言宜僚弄丸而兩家難解今先生復將為

吳蜀二客以德音釋競于辯固言辯者多詞如苑囿之有草木也劉曰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

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夫泰極剖判造化權輿體

兼晝夜理包清濁流而為江海結而為山嶽濟曰大極天

分也權輿始也太極未分混沌之時而造化之始一晝一夜已作昏明一清一濁是天地元氣融流者為江海結聚

者為山嶽善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史記曰鄒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道

遙權輿始也劇秦美新序曰權輿天地未絃也列子曰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又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清輕者

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也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遂而成水停積結而為山

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巖岡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竅也向曰九州分野各有星紀荒裔

謂邊遐之服帶在中國之隅隅角也竅穴也潭淵江湖也言中國以巖岡江河而限隔蠻夷高危之穴也言蠻夷居

峻危之處以為空穴也劉曰潭淵也屈平卜居曰橫江潭而漁善曰漢書曰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揚雄

州箴曰交州荒裔水與天際方言曰窳空也

蠻陬子夷落譯導而通者鳥獸之

珉耕也翰曰珉聚也落居也譯易也導引也言蠻夷聚居

傳易其語引而通之鳥獸之珉則蠻夷也言其穴居木宿

不異鳥獸劉曰陬落蠻夷之居處名也一名聚居為陬

善曰杜篤邊論曰親譯導緩步論衡曰四夷入諸夏因譯

而入與禽獸無異毛

長詩傳曰珉民也

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為喉舌不以邊

陞為襟帶也翰曰正位謂正於寶位居體謂居君之體言

邊陞為襟帶之險也劉曰易曰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

於四支善曰喉衿以身及衣為喻也戰國策頗子曰韓

天下之喉咽也魏天下膏腹也李尤函谷

關銘曰衿帶咽喉聲類曰衿衣交領也

長世字毗者以

道德為藩不以夔險為屏也向曰字養毗民也蕃屏皆接

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說文曰毗田民也東方朔集

曰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問長世周書成王曰

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說文曰毗田民也東方朔集

曰文帝以道德為藩以仁義為藩毛萇詩傳曰藩屏也揚

雄城門校尉箴曰盤石唐芒夔險重固毛萇詩傳曰屏蔽

也

也

樂率貢職良曰先生謂客為子大夫之賢者王客之義也

翼佐也等等差威儀麗著皇大極中也責其

不曾庶幾翼佐以等等差威儀麗著皇大極中也責其

銑曰先生使吳蜀二客歸義於魏從其正朔納其貢賦也

善曰言不曾與眾庶翼戴上者等其威儀又不附著大中

之道也國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

近之故曰子大夫尚書曰庶明其教而自勉厲翼戴上禽

左氏傳曰士會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莊子曰附麗不以

膠漆王弼周易注曰麗著也尚書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孔

安國曰皇人極中也謂大中之道也又曰稟受也論語比

孝識曰正朔所加也莫不歸義又

撰考識曰穿胸脩耳莫不來貢

而徒務於詭隨匪人宴

安於絕域榮其文身驕其險棘向曰詭曲也匪非也匪人

謂夷狄人也絕遠也責其

不稟魏之正朔而曲從夷狄之人也宴安也言宴然而安

懷其鴆毒於絕遠之域銑曰險阻也東吳誇壯鏤身之

銑曰險阻也東吳誇壯鏤身之

銑曰險阻也東吳誇壯鏤身之

銑曰險阻也東吳誇壯鏤身之

銑曰險阻也東吳誇壯鏤身之

銑曰險阻也東吳誇壯鏤身之

銑曰險阻也東吳誇壯鏤身之

卒以為榮西蜀亦不以德而務驕其險阻也善曰徒務於詭善隨惡同於匪民又曰自宴安於其絕域也毛詩曰無縱詭隨以謹母良毛萇曰詭人之善隨民之惡者也詩曰獨為匪民左傳管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李陵書曰出征絕域漢書曰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文身斷髮蔡雍楚陵碑曰進路孔夷人情險棘毛萇詩傳曰棘急也繆默語之常倫牽膠言而踰侈飾華苦離以矜然假屈渠疆兩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壯謀踈外駁於王義孰愈尋靡蒞於中遠造沐猴於棘刺向日繆猶昧也倫次也不度義而向日繆言君子或默或語責二客昧默語之次牽不義之言而越其奢侈也翰曰華離地也徧疆夷狄惡性梗戾謂王孫夸士卒勇悍也云雖有石林之峯嶸謂攘臂而靡之是也銑曰粹美方比壯大踈非駁亂也言吳蜀二客非能醇美以比於大道是謀率亂王者之義愈比也遠路也靡流貌言蒞水物者若求於中路不可得也燕王好巧有衛人諫言能刻沐猴於棘刺之端後作詐發而逃之言二客之言差謬如中路尋蒞棘之

刺端造沐猴也劉曰李剋書曰言語辯聰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繆言周官曰彤方氏掌制邦國之地比而正其於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踈駁楚辭天問曰靡蒞九遠泉華安居韓子曰燕王好微巧衛人曰吾請觀客為棘刺之端為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俸王曰吾請觀客為棘刺之端為母衛人曰臣為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燕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母猴鄭人有臺下之治者謂王曰臣為別者諸微巧必以削之所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則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客為棘刺之母猴何以理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客之削也客曰臣請取之因逃治人謂王曰上之無度量言談之七多棘針刺之說也善曰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廣雅曰膠欺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毛萇詩傳曰然是也漢書伍被曰徧疆江淮間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車衆皆悅之楚辭曰王色頰以開顏精純粹而始非華口哇反司馬彪莊子注曰踈讀曰舛舛率也駁色雜不同也頰普了反王逸楚辭注曰蒞有蒞草蔓劍閣雖繁憑之者蹶非所以深根衍於九遠之道靡蔓也

固蒂也

濟曰瞭險憑據也言雖險無德而據之者必見顛蹶是以非深根固蒂之道也善曰劍閣蜀境也

鄧元水經注曰小劍去大劍飛閣懼故謂之劍閣廣雅崇巢高也力彫反又曰蹶敗也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

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聲類曰蒂果鼻也洞庭雖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愛

人治國也

濟曰濬深負恃也言雖為深阻無德而恃之者必見奔北軍敗曰北是以非愛人治國之理也

善曰洞庭吳境也史記吳起曰三苗氏左洞庭而右欽蠡恃此險也禹伐之漢書音義服虔曰師敗曰北北南北之

北老子曰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彼桑榆之末光踰長庚之初暉沉河冀之

爽塏

改苦與江介之湫小涓向曰桑榆末光謂日將西謝也長庚星名皆見於西方爽明也

塏高也介左也湫涓小水也言桑榆末光上喻越長庚之初暉而沉魏都居於河冀高明之地而與江左之小水為

齊也善曰東觀漢記光武曰共之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左氏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薛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毛萇詩傳曰水草交曰涓故

子之宅湫隘蠶塵請更諸爽塏楚辭曰長江介之遺風

將語子以神州之略赤縣之畿魏都之阜犖角六合之樞

機濟曰語子者先生語二客也神州赤縣則中國也近國之地曰畿樞戶所以轉而開閉也機弩牙也所以發箭

皆言其要也言魏都高絕六合之要若此也劉曰鄒衍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八十八分居一耳中國名赤

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敘九州也是以不得為州數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州者也范曄說秦王曰魏韓中

國處而天下之樞也善曰河圖括地象崑崙謂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小雅曰路界也周禮曰方

千里曰王畿西都賦曰卓犖諸夏卓犖與卓礫音義同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也于時運距陽九

漢網絕維紆回內聶備兵纏紫微翼翼京室耽耽耽帝宇

巢焚原燎變為煨燼故荆棘旅庭殷殷於寰內繩繩八區

鋒鏑縱橫化為戰場故麋鹿寓城也翰曰距至也陽九災厄也網法網也維網

網也言當此之時運至災厄漢之法網絕其網維也維網曰回邪聶奮也紫微帝宮言漢網既絕網維紆回邪內奮兵

革纏繞於宮室也 銑曰翼翼美也耽耽深邃貌向日董
卓焚洛陽宮殿並盡如焚鳥巢燎原草皆化為灰燼也旅
猶次也宮室既盡故荆棘次生於庭 銑曰殷殷繩繩皆
衆也寰內天下也八區八方也鋒鏑兵器方寓寄也言天
下八方兵革縱橫人不安宅城邑為之丘墟野多戰場故
麋鹿寄於城邑之間劉曰不飲酒而怒曰巖詩曰內巖于
中國漢室之亂起於關官故曰內巖也紫微宮在南城下
于時兵所闡也光憲元年四月靈帝崩八月大將軍何進
入省見太后黃門張讓郭進等勅進進部曲將兵突入尚
書閣閣閉虎賁中即將袁術等攻閣曰暮術等起火燒閣
初平元年十二月董卓遷都長安其夜燒洛陽南北宮易
曰鳥焚其巢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春秋穀梁傳曰寰內
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尹更始曰天子以千里為寰
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
見麋鹿遊姑蘓臺也臣今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 善
曰春秋保乾圖曰五運七變各以類驚宋哀曰五運五行
用事之運也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
所謂陽九之厄漢書曰漢興禁網踈闊管子曰國有四維
四維不張則滅王逸楚辭注曰維紘也尚書曰崇信姦回
毛詩曰商邑翼翼漢書客謂陳涉曰黥涉之為王沈沈者

應劭曰沈沈室深邃之貌沈長舍反與耽音義同謝承漢
書曰陽球為司隸校尉虎視帝宇廣雅曰煨燼也鳥懷反
廣雅曰煨燼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之餘木也似進反
毛萇詩曰殷眾也毛詩曰子孫繩繩兮長楊賦曰洋溢八
區說文曰鋒兵端也又曰矢鋒也戰 伊洛榛藜曠嶠函荒
國策曰縶甲厲兵效勝於戰場也

燕臨菑 側持牢落鄆郢立墟 濟曰伊洛東京也嶠函西京也
臨菑齊地鄆郢楚地木叢生曰

榛牢落闕寂也言此四都亂也榛曠荒蕪聞寂兵墟皆謂
居人少也 善曰服虔漢書注榛木叢生也賈逵國語注

曰蕪穢也漢書曰齊郡有臨菑縣東觀漢記曰第五倫自
度仕官牢落漢書南郡有故鄆縣呂氏春秋燭過曰子胥

諫而不聽故 而是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萬邑譬焉亦
吳為立墟也

猶雙 昌麋之與子都培 菑路之與方壺也 向曰而語助
由昌麋之與子都培菑路之與方壺也 也是此也締

結也雙麋古之醜人子都美人培壻小堆阜也方壺海中
神山言當此時大魏開國結構之初而萬國相比則矢蜀

猶醜人小阜魏猶子都方壺 善曰周易曰開國承家呂
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淪雙麋推顛廣額色如漆陳

俟悅之毛詩曰不見子都左氏傳曰太叔曰培
塿無松柏培步苟反塿路苟反方壺二山名 且魏土者

畢昂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

四隈則八埏延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均卜偃前識而

賞其隆吳札聽歌而美其風雖則衰代而盛德形於管絃

雖踰千祀而懷舊蘊於遐年濟曰畢昂星吳州分野則魏

冀州界故曰虞夏餘人先王列聖則禹舜也 韓曰隈猶

隅也八埏八方也言考之四隅則為八方之中央也測之

寒暑則霜露之所均被言處天地之中也卜偃晉掌卜之

官晉獻公封畢萬於魏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

魏大名也故曰賞其隆隆則大也先知其事故曰前識春

秋襄公十九年吳公子季札來聘使工歌魏風札曰美哉

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居此則為明王故曰美其風德也

向曰形見也衰代謂春秋風德特也言雖遇衰微之時而

盛德形於管絃則吳季札所美也 銑曰蘊積也言魏風

雖已沒於千祀而我今復都之是懷古而積於遠年劉曰

詩譜云魏地畢昂之分野虞舜及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

州雷首之比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其後晉獻公滅魏以

封大夫畢萬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云彼汾一曲實之河

之干隈猶隅也鄒衍曰四隈不靜司馬相如封禪文曰下

沂八埏國語曰卜偃云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

善曰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王逸楚辭注曰考校也

周禮曰以土圭測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多暑日北多寒禮

記曰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

且魏土者

延

濟曰畢昂星吳州分野則魏

韓曰隈猶

銑曰蘊積也言魏風

劉曰

烏川澤

而皓漑與南

則冬夏異沼神鉦迢

涌而自浪華清蕩

良曰殷都朝歌

人之曾在前也

且魏土者

延

濟曰畢昂星吳州分野則魏

韓曰隈猶

銑曰蘊積也言魏風

劉曰

烏川澤

而皓漑與南

則冬夏異沼神鉦迢

涌而自浪華清蕩

良曰殷都朝歌

人之曾在前也

跨躡猶控帶燕趙國名幽峽深邃也迴繚繚繞貌恒碣一
山碣磳高貌河汾二水名浩漸浩澹並水大流貌 統曰
純美也淇澳二水名旁亦出美竹漳溢二水名漳水冷溢
水熱若出於釜因名焉故云冬夏異沼沼水之通稱也
翰曰鄴西北有鼓山上有石鼓之形俗云時時自鳴故稱
靈響驚警也表外也鉦金擊所以節鼓者則此石鼓也云
鉦者文之失也 濟曰越泌也水急流貌言溫泉流而涌
自為波浪言其華美而潔清可以蕩滌疾病而延壽劉曰
當魏襄王時蘓秦說魏王曰南有鴻溝東有淮潁西有長
城北有河水地理志曰魏甯鵬秦之分野也自高陵以河
東河內南有陳及汝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棘卷昔魏分也
舞陽鄆許鄆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棘卷昔魏分也
魏武皇帝初封魏公南得河內魏郡北得趙國中山常山
鉅鹿安平甘陵東得平原西得東平凡十郡以此為魏之
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
澳綠竹猗猗漢書溝洫志曰下淇園之竹漳滏二水名經
鄴西北溢水熱故曰溢口水有寒有溫劉邵趙都賦曰神
鉦發聲俗云石鼓鳴則天下有兵革之事詩云越彼泉水
溫水在廣平都易縣俗以治疾洗百疾華清井華水也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滌褻也冀道亦二國名也爾雅曰兩

河間曰冀州左氏傳曰江黃道相方睦於齊杜預曰道國
在汝南曾猶前也南都賦曰涓水蕩其曾漢書地理志曰
河內本殷舊都周分為鄴鄘衛碣磳高貌鄭玄周禮注曰
汾水出汾陽縣浩古老反浙古且反上林賦曰灑灑漢漾
廣雅曰浩灑大也皓故老反灑餘眇反山海經曰少山清
漳水出焉郭璞曰至武安南入濁漳山海經曰神困山溢
水出焉郭璞曰經鄴西北入漳說文曰泌水駛流也泌與
茲同音秘魚黍典略曰浪井者弗鑿而成毛詩曰永錫難
老 墨井鹽池玄滋素液厥田惟中厥壤惟白原隰昫昫 勻

墳衍斥斥或嵬烏壘力而復陸或魍苦朗而拓託落乾坤
交泰而烟熅嘉祥微顯而豫作是以兆朕胤振古萌祗帝

疇昔藏氣識楚緯閎象竹帛迴世代善本作而淵默應期

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肇受命而光宅翰曰墨井井中

在河東古冀州之界故此言之玄素則墨井鹽池之色滋
液並水名冀州田第五厥土白壤也 向曰昫昫平坦貌

墳堤也下平曰衍斥斥廣大貌翰曰鬼臬高下貌復陸重疊也燿朗光明也拓落寬廣貌言山川或高下重疊也或光明寬廣微美也言天地交泰元氣烟熅而豫作嘉祥之美明示我魏祚也謂漢初之時有黃龍星現於楚宋之間識者云後五十辛當有真人起於梁沛其鋒不可當至時果太祖應焉故嘉祥豫作也向曰朕跡也振古疇昔皆往古也萌始概本也言魏都兆跡之本自於往古謂卜偃吳弘之賞美者識識書預言王者之興亡也緯星也郎上黃星之應矣闕密也竹簡也帛素也古人所以書言王者氣象皆藏密於識緯竹帛之上迥曠也淵默謂沈靜也光大赫盛也言有曠大沈靜之量乃可應期運建大盛之業於此都也良曰暨至也今至聖武始受命而宅之言當天心有曠代之戈劉曰鄴西高陵西伯陽城西有墨井深八丈河東猗氏南有鹽池東西六十四里南北七十里尚書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上闕閉也詩云闕宮有洫善曰周禮曰辨其墳衍原隰之名鄭玄曰水厓曰墳下平曰衍毛詩曰昞昞原隰以紘反斥斥廣大之貌也西京賦曰備致嘉祥文帝答曹植詔曰所獻詩二篇微顯成章兆猶機事之先見者也淮南子曰欲與物接而未成朕兆者也許慎曰朕兆也直軫反毛詩曰振古如茲

毛萇曰振自也廣雅曰萌始也爾雅曰植本也丁計反禮記曰余疇昔之夜夢鄭玄曰疇發語聲也說文曰讖驗也河洛所出書曰讖墨子曰以其所書於竹帛傳遺後代子孫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所以推期運明命授之際魏志曰大祖武皇帝姓曹諱操為丞相封魏王文帝受禪追尊曰武皇帝東京賦曰世祖乃龍飛白水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命而王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天下也東京賦曰漢初弗之宅

謀筮亦既允臧脩其郭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王畫雍豫之居寫八都之宇鑿茅茨於陶唐察卑宮於夏禹古公草創而高門有閔苦宣王中興而築室百堵兼聖哲之軌并文質之狀商豐約而折中去唯當年而為量思重爰摹大壯覽荀卿采蕭相儻子拱木於林衡授全謨善本模於梓匠良曰允信臧善也繕理也城隍池也向曰經始謂經營之始也牢籠百王之制法也銑曰

文選卷六 九

雍西京豫東京都八方之都皆模寫也濟曰堯之所居
茅茨不翦禹卑宮室今將視省察以為軌則也古公丈王
祖也為戎狄侵國遷于歧下草創都邑其人亦隨而至言
有德也闔門限也言足以限內外也言險者宣王中興復
脩宮室儉約而築室百堵也翰曰聖哲文軌則順舜禹
古公宜王也并文質者去太去甚也商度豐約取其折中
准當年豐儉而量其人力以使之重爻易也易云上古穴
居野處而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
犬壯犬壯卦名荀卿子云宮室臺榭以避燥濕非為奢侈
也故覽而采之蕭何漢相作未央宮向曰得理木之器
兩手合抱曰拱拱猶周公之卜都洛邑也詩云爰契我龜又
書曰謀及卜筮猶周公之卜都洛邑也詩云爰契我龜又
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荀卿曰宮室臺榭以避溫涼養德
別輕重也非為夸泰將以明人之大通仁順也春秋左傳
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治木器曰梓尚書有梓材之篇也
善曰尚書曰謀乃卜筮淮南子曰太一者牢籠天地雍西
京豫東京也西京賦曰取殊裁於八都墨子曰堯舜茅茨
不翦論語子曰禹卑宮室毛詩美古公亶父曰高門有闕
又說文曰僞具也饌免反孟子曰梓匠輪輿遐邇悅豫而
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趙岐曰梓匠木工

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闡鈎繩之筌緒承二分之正要揆

日畧考星曜建社稷作清廟築曾宮以迴匝比岡隙魚而

無陂造文昌之廣殿極棟宇之弘規對若崇山崛起崔嵬

髣髴若玄雲舒蜺以高垂銑曰言遠近百姓皆悅豫如子

度而騁巧妙濟曰闡述也鈎曲尺也繩所以直木者筌

次也言述此鈎繩將次古之良工遺緒承二分之正要者

言取春分秋分之日日景正時以正東西之位也銑曰

言考度星日以建南北也良曰清廟祖廟也翰曰隙

小山而無章木者阪險也言築宮迴匝比之岡隙而無險

也良曰文昌殿名銑曰對山貌髣髴雲貌言殿之丹青

色麗如玄雲之中舒其虹蜺自高而垂下也劉曰二分春
秋之中者也詩云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
室定營室星營室中可以与興王功也阪傾也易曰無平不
險文昌正殿名也蜺龍形而五色善曰難蜀父老曰遐
途臺體豫或為務西都賓序曰眾庶悅豫詩曰庶人子
來周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耳

身賦曰王爾投其鈎繩杜預左傳注曰銓次也筌同周禮
 曰匠人建國書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
 玄曰極星北辰也周禮曰左宗廟右社稷說文曰隳崖也
 鄭玄禮記注曰陂傾也周易曰上棟下宇以避風雨對高
 貌也景福殿賦曰若仰崇山而戴垂雲鬢垂貌也淮南子曰玄雲素朝瓌材巨世捕楚立除
 參差粉文扶棹老復結藥盧檀盧疊施丹梁虹申以並巨朱桶
 森布而支離綺井列疏以懸蒂華蓮重葩而倒披齊龍首
 而涌雷時梗槩於漑被池濟日瓌美巨大也言美棧大於
 濟貌粉棟椽椽也言重複而結聚之藥曲析檀斗也累疊
 而施之翰曰且橫也丹梁如虹蜺之並橫朱桶謂棹也
 森多也支離歷歷然分布貌屋上綺井以板為井形飾以
 丹青如綺也列行疏布也綺井向下行布如花帶之懸井
 中皆畫蓮花自下見上故曰倒披濟曰殿屋上四角皆
 作龍形於椽頭雨水注入於龍口中寫之於地梗槩猶髣
 髴也漑池謂停水以灌稻也言涌雷之水髣髴似也劉同
 翰注善曰廣雅曰曲析謂之藥說文曰構檀柱析也然

藥檻一也有曲直之殊耳西都賓曰枕膺龍之虹梁西京
 賦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齊龍首而涌雷謂為龍
 首承檐四隅而以寫雷也說文曰雷屋水流也旅楹閑列
 東京賦曰其梗槩如此毛詩曰漑池北流也
 暉鑿挾浪振章人棖題黠徒對階尹嶙隣詢音長庭砥
 覆平鐘虞夾陳風無纖埃雨無微津翰日旅陳楹柱閑間
 而行上有朱色窻復見日光故暉色鑿明於挾振挾振屋
 內也棖椽也題頭也言椽頭黠黠而深黑色謂漆之然也
 階階階道上處嶙峋次級也翰曰津潤也填以砂土其平
 布也言相對布於長庭也翰曰虞鐘格架也夾對陳
 如砥言長庭雖風而無埃雖雨而不潤劉曰詩云旅楹有
 閑挾中央也振屋宇檠也文昌殿前有鐘虞其銘曰惟魏
 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鐘又作無射
 鐘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始設鐘虞於文昌殿前所以朝會
 四方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旅楹衆也薛君韓詩章句
 曰閑犬也謂閑然大也暉鑿言楹柱光輝遠照挾振也廣
 雅曰鑿照也類聲曰黠黑也直感反黠亦黑也應劭上林
 賦注曰階闌橫也西京賦曰拙錡嶙峋卑蒼曰嶙峋山崖

之貌也毛詩曰風雨攸除墨子曰聖王巖巖北闕南端攸
作為宮室邊足以御風寒上足以待露巖巖北闕南端攸

導竦峭雙碣方駕比輪西關延秋東啓長春用觀群后觀

享願賓端注於北闕也竦峭猶峻高也碣立也方駕比輪

言並車也門廣大可並車而行銑曰闕啓皆開也延秋

長春二門名向曰於此門用朝百辟諸侯也願養也賓

客也又於此觀享養賓客也劉曰文昌殿前值端門之前

西有延秋門文昌殿所以朝會賓客享四方善曰德陽

殿賦曰朱闕叢叢凡南方正門皆謂之端春秋說題辭曰

血書魯端門毛萇詩傳曰覲見也尚書曰肆覲羣后周易

曰觀願觀其所養也願養亦享也故曰觀享願賓許兩反

左則中朝有絕聽政作寢匪撲匪斲去泰去甚木無彫鏤

所土無締題錦玄化所甄國風所稟翰曰絕光也言中

光也寢正殿也匪非也言此殿非撲非斲去泰去甚言取

中法不以奢侈為務銑曰鏤鏤也為木不彫鏤也土無

締錦言土工不文飾也玄聖甄成也言皆聖化所成國風

所稟謂儉約稟於國風也國風詩以美儉也劉曰中朝內

朝也漢氏大司馬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六百石以

下為外朝也文昌殿東有聽政殿內朝存也墨子書曰堯

之為君采椽不斲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濕潤不能

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知民節

也老子云去甚去泰爾雅曰鏤鏤也善曰毛萇詩傳曰

翹赤貌也尚書曰既勑撲斲孔安國曰撲治斲削也西京

賦曰木衣絲錦說文曰絲厚繒也玄化自此陶甄而成國
風於是稟承也蔡雍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黔首用
寧如淳漢書注曰陶人作凡器謂之甄古然於前則宣明
反毛詩序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於前則宣明
顯陽順德崇禮重闈洞出鏘鏘濟濟珍樹猗猗奇卉萋萋
此禮蕙風如薰甘露如醴良曰四者皆門名闈宮門也洞
叶韻蕙風如薰甘露如醴通也言宮重重與諸門相通而
出鏘鏘濟濟衣冠盛兒銑曰猗猗萋萋草樹盛兒蕙香
草也焚香曰薰言草樹之香風傳之如火焚香也甘露函
草樹之上漬其香芬如酒醴之香氣劉曰聽政殿前聽政
門聽政門前外賢門外賢門右崇禮門崇禮門左順德門

三門並南向外賢門前宜明門前顯陽門前
司馬門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洞達也南北外內東西
左右掖門皆洞達相通善曰禮記曰大夫濟齊庶士
齋邊讓帝臺賦曰惠風如春施家語舜曰南風之薰兮王
肅曰薰風至之兒也論衡曰牛露味如飴蜜
王者太平則降鄭玄周禮注曰醴今餅酒
禁臺省中連

闈對廓直事所由典刑所藏藹藹列侍金蠅齊光詰朝陪

帷納言有章亞以柱後執法內侍符節謁者典璽儲吏膳

夫有官藥劑有司肴醪亦順時腠理則治銑曰禁臺省中丞相諸曹司也

闈門也直事謂寓直之類言禁臺省中寓直之所由出入

典籍刑法之所藏蓄也翰曰藹藹多盛兒蠅蠅也漢官

儀侍中常侍冠皆飾金蟬故曰齊光詰朝納言喉舌之官

早朝陪侍天子惟帷出納喉舌皆成其文章為天下儀軌

措武翰曰亞次也柱後御史官執法內侍天下以察人

過符節掌符契旌節謁者通事者典璽儲吏掌天子印璽

向曰膳中央掌食之官藥劑主藥品之職醪醇酒言食與酒

各順時而進之藥劑治腠理之疾腠理者皮膚間也劉曰

外賢門內聽政闈外東入有納言闈尚書臺宜明門內外

賢門內外賢門外東入有賢署顯陽門內宜明門外東入

最南有謁者臺閣次中央符節臺閣最北御史臺閣三臺

並別西向符節臺東有承相諸曹善曰魏武集荀欣等

曰漢制王所居曰省中淮南子曰連闈通房人所安也直

事若今之當直也蔡邕獨斷曰直事尚書一人典刑周禮

六典八刑也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尚書御史符節謁者

金蠅金蟬蔡邕獨斷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左

氏傳曰詰朝將見杜預曰詰朝平且也周禮曰帛人掌帷
鄭玄曰王所居之帳尚書藥典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
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王之喉舌也毛詩曰出言有章音
義曰柱後以鐵為柱今法冠是如淳曰御史冠也符節掌
璽故云典璽漢有尚符璽謁者受事故曰儲吏漢書謁者
掌讀受事周禮膳夫上士又曰醫師掌毒藥共醫事鄭玄
周禮注曰劑和也又禮記注曰舊醪之酒謂昔酒也呂氏
春秋伊伊曰用所去陳腠理遂通高誘曰腠理肌脈也
於後則椒鶴文石束卷闈術楸梓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
戶成之匪日丹青炳煥特有溫室儀彤宇宙曆象賢聖圖

以百瑞粹對祖以藻詠茫茫終古此焉則鏡有虞作績茲亦

等競濟曰徽房鳴鶴皆堂名文石室也后妃所止未巷庭

序有甲乙之次言其有大小也良曰西南其戶者言宮

殿名丹青炳煥盡文也翰曰言於溫室殿盡天地之形

賢聖之象百瑞之物藻以贊頌使人主見之以知安危之

理可以為古之鏡視於身也言舜作績盡彝器以為鑒戒

今之溫室亦與齊競也劉曰近世王者後宮以椒房為通

稱聽政殿後有鳴鶴堂椒梓坊木蘭坊文石室後宮所止

也臺宮中巷也術道也鳴鶴堂之前次聽政殿之後東西

二坊之中安者溫室中有畫像讚尚書咎繇薦舜曰予欲

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粉米永巷掖庭之

別名善曰列女傳曰姜后待罪永巷甲乙謂次舍之處

以甲乙緣之也毛詩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又曰不日成

之藻詠文藻而頌詠之也茫茫遠貌也楚辭曰長無絕

兮終古廣雅曰鑒謂之鏡照也鄭玄論語注曰繪畫也

則疏圃曲池下晚於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湯音弱蓼子

係實輕葉振芳奔龜躍魚有睽麗千呂梁馳道周屈於果下

延閣胤宇以經營飛陛方輦而徑西三臺列峙而崢嶸亢

陽臺善本作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棟而重雷救力下

冰室而互冥良曰疏圃菜園也晚田也高堂園中亭也曲

流湯湯急流貌向曰蓼木之細枝枝頭垂實而輕葉搖

動其芳香睽下視也呂梁水名其水急流言池中龜魚奔

躍如視呂梁之上延閣胤宇言閣道棟宇相連引也飛陛

相接如鳥飛也言廣可以並輦徑疾而西三臺銅雀臺冰

井臺金鳳臺也銑曰亢陽屋也謂在於臺上故曰亢陽

基下曰陰勢華山別成也重雷重屋簷也冰室互冥言清

陰而寒也割曰文昌殿西銅爵園中有魚池堂皇班固石

晚三十畝也離騷曰滋蘭九畹石瀨湍也水激石間則怒

成湍莫不之細枝者也揚雄方言曰青齊兗豫之間謂之

蓼故傳曰慈母怒子折蓼而咎之其惠存焉莊周曰呂梁

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鼉之所不能遊也漢廐舊有

樂浪所獻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車銅爵園西有三臺中

央有銅爵臺南有金鳳臺北則水井臺銅爵臺有屋一百
一間金鳳臺有屋百三十五間永井臺上有永三室與法
殿皆閣道相道置行為管建安十五年作銅雀臺山海經
曰文華之山削成四方堅也春秋左傳曰固陰互寒善
曰楚辭曰坐堂伏檻曲臨池曹植責躬詩曰夕宿蘭臺左
氏傳曰原田萋萋杜預曰若原田之草萋萋然萋莫來反
楚辭曰石瀨弋弋說文曰睪察也千例反漢書曰太子不
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延相連延也淮
南子曰延接樓道魯靈光殿賦注曰
榭而高大謂之陽基在下故曰陰
周軒中天丹墀臨森
增搆峨峨清塵剽剽匹遙切善雲雀躡音莞而矯首壯翼
搗鏤於青霄雷雨竊冥而未半暎日籠光於綺寮習步頓
以外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於寸眸萬物可齊於一
朝翰曰長廓有窓而周迴曰周軒中高天也天子庭曰丹
墀墀風也增高也搆亦屋也峨峨高貌屋宇深淨而無
濁塵故曰清塵剽剽輕舉也向曰雲雀鳳也躡踏躡簷
矯舉也言作鳳於簷踏立而舉首也壯大搗發也言鳳之

大翼光發彫鏤於青霄竊冥陰暗也寮窓也言臺高而雷
雨陰暗至臺之半日光在上故曰籠光於綺寮翰曰謂
臺高行步上下頓足天子服習曰御言服春服而行逍遙
閑樂高臺遠視八極之地可入於寸目知天地之理虛曠
故萬物齊一在此時也劉曰丹墀以丹與蔣離合用塗地
也爾雅曰扶搖謂之森森上也風從下外也班固西都賦
說鳳闕曰上觚稜而栖金雀凡鳥之栖也羽翼戢弭以今
感愬風而欲翔此鳳之有定有住尚向風而無一方則不
宜言愬風也但鳥時形定翼住飛則歛之絕捷躡則舉羽
翻用勢若將飛而尚住故言雲雀躡躡而矯首也王吉傳
曰進退步趨以實下言人不行則膝脛以下虛弱不實也
王褒甘泉賦曰十分未外其一增惶懼而自眩若播岸而
臨坑登木末以闕泉揚雄甘泉賦說臺曰鬼魅不能自逮
半長途而下顛班固西都賦攀井翰而未半目眩轉而意
迷舍靈檻而却倚若顛墮而復稽張衡西京賦說臺曰將
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疎矜非都盧之輕躡孰能超而究
外凡此四賢所以說臺榭之體皆危蜺悚懼雖掩與鬼神
由莫得而目遠也非夫王公大人聊以雍容外高彌望意
之得也異乎老子曰若外臺之為樂焉故引習步頓以實

下稱下方之究遠適可以圍於徑寸之眸子言其理曠而當情也莊子有齊物之論善曰軒長廊之有窓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中天臺漢曲賦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西都曰正殿崔嵬曾構七發曰蒙清塵毛萇詩傳曰壯健也摘鏤摛布其彫鏤也說文曰窈窕深遠也冥幽昧也毛詩曰有如皎皎曰西京賦曰交綺豁以疏寮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毛詩曰於焉道選淮南子曰八絃之外乃有八極趙岐孟子章句曰眸子童子長塗牟首蒙微古互經畧漏肅唱明宵有程附以蘭錡魚宿以禁兵司

衛閑邪鉤陳罔驚向曰牟首閣道有室者豪微道也言互有經過也肅嚴程節也言刻漏嚴肅而

唱晝夜明候時而有節法衛侍衛也閑邪防惡也罔無也鉤陳星名以衛侍帝宮言侍衛之人防其邪惡故無驚擾也劉曰霍光傳說昌邑王輦道牟首鼓吹歌舞豪微道也畧漏之刻也西上東門北有漏刻屋也善曰說文曰畧景故曰畧漏漢書房中歌曰肅倡和聲字書倡亦唱字也充向反程猶限也程與呈通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

衛建安二十二年初置衛尉漢書曰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周易曰閑邪存其誠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甘泉注

曰紫宮外營鉤陳星於是崇墉濬洫嬰堞帶洙四門轆轤堞壘重

起憑太清以混成越埃壘烏而資始邈邈標危亭亭峻踈

臨焦原而弗沉善本作不悅誰勁捷而無猓理與岡岑而求固

非有期平代祀陽靈停曜於其表陰祗濛霧於其裏統曰墉城

墉也濬深洫溝嬰統也堞上城女牆洙水涯也言宮闕統崇城之堞帶深溝之涯也轆轤高也隆廈大屋也言宮闕

四門轆轤而高也大廈重疊而起也翰曰木清天也埃壘壘皆之氣謂樓觀高峻而憑天若混然而自成也超越

塵昏之所資混然之氣以為造作之始也邈邈亭亭高遠也標立也焦原山名代知其險言樓高之險雖臨焦原亦

不比况猓懼也言誰有勁捷之人登此而不懼者言其堅固如山豈可論幸代之近遠乎良曰陽靈日也陰祗雲

雨神言樓臺高峻入天而日至於此自下望之若停光在其上雲雨之神濛雲霧於內也劉曰墉城也濬深也洫城

溝也張衡西京賦曰經城洫堞城上女牆也賈誼曰翟伐衛寇俠城浹厓也詩云夏屋渠渠又曰既成藐藐尸子曰

昔國有石焦原者廣尋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
 也有勇以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服莒國也善
 曰鶡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大寧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
 地生西都賓曰軼埃盞之混濁周易曰萬物資始王逸楚
 辭注曰藐藐遠也說文曰標未也鄭玄禮記注曰危棟上
 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茗茗說文曰趾基也論語慎而無
 禮則蕙猥與蕙同思子反陽靈天神甘泉賦苑善本以玄
 日齊乎陽靈之宮周禮曰掌地祇之禮也

武陪以幽林繚垣開園觀宇相臨碩果灌叢園木竦尋

篁篠懷風蒲桃結陰回淵灌積水深蒹葭贊胡荻宮弱

森丹藕凌波而的礫綠芰泛濤而浸心潭以羽翮頡頏鱗

介浮沈栖者擇木唯者擇音若咆步交溲溲與姑餘常鳴

鶴而在陰表清禦語勤虞箴思國邱忘從禽推蕪往而無

忌即鹿縱而匪禁音金濟曰玄武苑名中有幽林繚繞也為牆環繞以為苑園園中觀宇相臨言

多也良曰碩大也草木雜生曰灌園木疎尋者大木也
 竹叢生曰篁篠竹也言叢竹懷風清肅之氣蒲桃體蔓延

而葉密故多陰也向曰回曲灌澆也積水衆流相合為
 池贊分別也言衆草森然分別於內銑曰丹藕蓮也的

礫水貌芰菱也浸潭浮貌羽翮鳥也頡頏水浮貌鱗魚
 介龜也言或浮或沈也翰曰唯鳥鳴也言不迫逐不傷

其性皆得安理如此齊曰咆鳴也勸溲姑餘皆海也言
 魚鳥之類雖近在江海以自得不失其天性鳴鶴

在陰言皆自得其類也向曰禦謂池沼草木有屋庇禽
 獸之處表而不禁任人取之虞箴所以戒勸無為田獵邱

憂也思國之所憂言忘從禽者言不從禽獸之樂也樵木
 蘓草也言苑園之中草木盛人往取之無忌吝也即鹿苑

中所養任人縱之亦非所禁歲與人共之也劉曰玄武苑
 在鄴城西苑中有魚梁釣臺竹園蒲桃諸果詩曰集于灌

木春秋左氏傳曰鳥則擇木又曰鹿死不擇音皆自得之
 謂也唯者舉雉兔之類不傷其特况其巨者乎揚雄曰勃

澗之鳥淮南子曰軼鶡雞於姑餘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
 之張衡東京賦曰淵池清籟虞箴虞人之箴也事見春秋

其辭曰芒芒禹跡盡為九州經啟九道人有寢廟獸有茂
 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思

其應壯武不可重是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
易曰即鹿無虞往從禽也孟子曰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
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答曰
民由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由以為大何
也答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
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
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者如殺人之
罪則是四十里為阱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言樵蘇往
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者蓋同乎周文之德異乎齊宜之
意善曰西都賦曰幽林穹谷西京賦曰繚垣綿連周易
曰碩果不食莊子曰見巨木其絮百圍孫子曰水深則回
說文曰淵回水也毛詩曰有漙者泉文子曰積水成海說
文曰變分別也本草曰藕一名水芝爾雅曰荷芙蕖其根
藕此文云凌波而的礫即藕為徧名非唯根矣的礫光明
也上林賦曰的礫江靡浸潭漸漬也洞簫賦曰玉液浸潭
而承其根也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周禮曰川澤宜鱗
物墳衍宜介物鄭玄曰鱗魚龍之屬介龜鼈之屬水
居陸生者也漢書音義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
莫回 垆野奕奕菑畝甘茶 途 伊蠶芒種斯阜西門溉其前

史起灌其後澄流十二同源異口菑為屯雲泄為行雨水

澗之稷古稌徒陸蔣稷黍黝黝柳桑柘油麻紵均田畫

疇蕃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蔭翳音咽家安其所而服美

自悅邑屋相望武而隴踰奕世翰田一歲日蒞蒞美也奕奕盛也

菜也伊維蠡生也芒種稻麥也阜多也言此地生茶薺多

稻麥也西門豹史起並為鄴令俱開漳水灌田鄭人皆富

澄級次泄水之處言有十二也同原同漳水異口分渠口

各別也銑曰菑積也言積而不用則如雲之聚若泄之

乃潤田是乃行雨也良曰稌稻蔣種也翰曰黝黝黑

也桑柘之美色也油油潤色紵似麻可為布良曰均田
畫疇定其分畔蕃廬室錯雜也言都人蕃廬舍錯雜
而布蔭翳繁盛貌濟曰言人甘其食美其服也隴踰
絕也言太平安無事雖邑屋相望而阻絕終世不相往來
劉曰蒞蒞美也詩云周原蒞蒞茶如飴爾雅曰田一歲
曰菑詩云薄言采芑于此菑畝周官曰澤草所生種之芒
種鄭司農曰芒種稻麥也今鄴下有十二澄天井優在城

西南分爲十二塋者也微子麥秀之歌曰黍苗油油漢制
 列侯公主田無過三十頃者其餘各以官次哀帝時董賢
 賜田猥多王嘉上疏均田之制從此墮壞疇者界也埒畔
 際也詩云中田有廬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故曰蕃
 廬錯列老子曰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里相望
 雞犬之聲相聞人至老死不相與往來善曰韓詩曰周
 原腴腴莫來反毛詩曰弁弁梁山維禹甸之賈逵國語曰
 阜長也史記曰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又曰
 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人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
 公史漳水兮灌鄴旁終古寫鹵兮生稻梁水陸謂高下之
 田也二渠之利下則樹生稷稼高則植立稷黍也說文曰
 樹時雨所以澍生萬物者也之樹反方言曰蒔植立也時
 吏反爾雅曰黑謂之黝郭璞曰黑貌也聲類曰油油麻肥
 也莊子曰治邑屋揭聳不法聖人哉謝承後漢書曰王翁
 位二千石內則街衢輻湊朱闕結隅石杠江飛梁出控漳
 渠疏通溝以濱路羅青槐以蔭塗比滄浪平而可濯方步
 欄而有踰習習冠蓋莘莘所蒸徒斑白不提行旅讓衢

設官分職營處署居夾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閭向曰闕樓

杠橋也言街衢輻湊朱樓結角而石橋引在漳水之上也
 濱水畔也言流通溝渠於路畔列以槐木渠清可以比滄
 浪之濯纓槐樹之蔭可以踰長欄廊廡之下統曰習習
 盛也莘莘衆也蒸徒人也班白老者不提挈器物也旅客
 也言行客讓路設官司分職務營置居處夾於府寺分布
 閭里之間各使得其所也善本衢作衝劉曰言鄴城內
 諸衢有赤闕黑闕正當東西南北城門最是其通街也石
 竇橋在宮東其水流入南北里爾雅曰石杠謂石橋也疏
 通也魏武帝時堰漳水在鄴西十里名曰漳渠堰東入鄴
 城經宕中東出南北二溝夾道東行出城所經石竇者也
 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善曰杜預左氏傳注
 曰衝交道也齒容及文子曰羣臣輻湊李尤德陽殿賦曰
 朱闕巖巖晉灼漢書注曰飛梁浮道之橋小雅曰控引也
 步欄長廊也楚辭曰曲屋步欄宜擾畜上林賦曰步欄周
 流長途中宿蔡邕胡億碑曰祁祁我君習習冠蓋鄭玄曰
 雜色曰班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入文王境行者讓路周
 禮曰設官分職以爲其府寺則位副三事官踰六卿太善
 民極小雅曰班次也

奉常之號大理之名厦屋一揆華屏齊榮肅肅階闕許重

門再扇師尹爰止毗世作楨翰曰三事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

生以養人六卿周禮六官也太常主宗廟大理斷刑獄廡

大廈之屋屏門牆也言府寺之制其同一揆而牆屏之設

亦齊有之肅肅嚴整貌闕兩階之間言作為楨祥肅然嚴

整宥關也言有重門故其關亦當再矣師尹主國之政事

者爰於毗佐禎祥也言此居止可以佐主而為政也劉曰

當司馬門南出道西最北東向相國府第二南行御史大

夫府第三少府卿寺道東最北奉常寺次南大農寺出東

掖門正東道南西頭大僕卿寺次中尉寺出東掖門宮東

北行北城下東入大理寺宮內大社西郎中今府城南有

五營魏武帝為魏王時大常號奉常延尉號大理建安十

八年始置太常宗正二十二年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初

置衛尉時武帝為魏王置相國御史大夫故云位副三事

置卿近九故曰官踰六卿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

夙夜廈屋已見上注鄭玄禮記注曰畫華也爾雅曰屏謂

之樹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爾雅曰兩階間曰闕周易

曰重門擊柝說文曰扃門之闕也毛詩曰赫赫師尹毛萇

曰師太師周之三公也尹氏為大師毛詩曰天子是毗又

曰王國克生維周之棟毛萇

毛萇曰幹榱也善本世作代其閭闔則長壽吉陽永平思

忠亦有戚里寘宮之東閉出長者巷包諸公都護之堂殿

居綺窻輿騎朝猥蹀敝其中良曰四者皆坊名濟曰戚里外戚所居之里而置

在帝宮之東寘置也閉門也言門出長者而巷亦包括公

侯之宅向曰都護宮各居殿之中飾為綺窻銑曰輿

車騎馬猥多也蹀敝言累積也天下朝貢車馬繁多累積

而在於都護府內劉曰長壽吉陽永平思忠四里名也長

壽北入皆貴里都護者將軍曹淵也漢書萬石君傳曰徙

其家長安戚里以姉為美人故善曰古詩云交踪結綺惚

廣雅曰猥衆也烏罪反聲類曰蹀躞

也蹀徒協反說文曰敝隘也立知反營客館以周坊飾善

作賓侶之所集瑋豐樓之閉闕起建安而首立葺七牆慕

室房廡雜襲剖綺刷罔輟匠斲積習廣成之傳知無以

倚橐街之邸不能及

以銑曰營構館舍也飾賓徒所集之處

閱門中道也首初也起建安之中初立也

漫庶簷也言房簷雜錯以相掩習剗斤斧也罔無也匠

劉工人也言斤斧工人無輟積習以漸聖也廣成傳秦之

制也劉曰鄴城東有都亭城東亦有都道北有大邸起樓

門臨道建安中所立也古者重客館故舉年號也春秋左

傳曰高其閉閣繕完葺檣以待賓客巧人以特寡館宮室

子產曰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埤以崇大諸侯之

館館如公寢爾雅曰閼巷門也一日閼門中所從出入也

葺覆也巧人塗人也寡墁也館宮室諸侯傳也史記曰蘭

相如奉璧西入秦秦舍相如廣城傳善曰說文曰廡堂

下周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剗曲刀也剗九月反鄭玄

論語注曰輟止撥古字通張晏漢書注曰疇等也漢書曰

郵支首懸橐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內也

廓三市而開廛籍平達之九達班列肆以兼羅設闐闐以

襟帶濟有無之常偏距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嶢

薛

五

結

後所眺之博大

市中開道言開市要籍之所則平道九達

之處所以便利於人向曰班布也言布貨物於市以羅

列之闐闐市中巷繞市如衣之襟帶然有無常偏謂多少

二者或至巨萬或至貧無此為常偏也距至也畢盡也言

至高也後美眺視也言美所視之貨賄可謂富博廣大也

劉曰周禮大市曰吳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日夕而市

此三市之謂也達已解上章傳曰達市在達之上易曰日

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善曰有無謂貨物之多少也二者常偏此能濟之也孟子

曰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西京賦注曰旗亭市

樓也

爾雅曰眺視他吊反

百隧

轂擊連軫

萬貫

憑軾

捶馬袖

幕紛半一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質劑

子平而交易

刀布貿而無筭

良曰

險路也

言有

隧路多也

轂擊者

車多

憑軾

馬幕

覆車

軫者

言擊

馬衣袖

與幕

紛然

相半

濟

曰使

八方

混同

歸於

一所

風俗

也采

事也

言極

俗事

見實劑市吏主平物價物價平而復交易也刀錢也言錢布相與交易不可勝算劉曰執車橫履滕人所憑也周官曰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君曰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保物要還矣質大賈也劑小賈也刀布錢刀之謂荀卿書曰省刀布之歛善曰西京賦曰俯察百隧史記蘇秦曰臨蓄之塗車穀擊人肩摩連社成惟舉袂成幕左傳曰楚子玉謂晉侯曰君憑軼而觀之說文曰撫擊也河圖龍文曰八方歸德淮南子曰采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脩明材以工化賄以商通難得之貨此則不容臨九夷之風采

周用而長務物背窳 更而就攻不鬻邪而預善本賈古著

馴致 善作本風之醇醲翰曰物之材用皆工人之所化用也賄方異物寶王無益之物於市則不容也周備窳隘攻堅著明馴順也醇醲撲也臨之備用為常用不在珍麗物皆去濫而就堅去濫禁邪人不使乘時射利為買賣明順置法以勸醇撲之理也劉曰周官曰百工飭貨八材商賈阜通貨賄漢書貨殖傳曰相文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冒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攻者堅也詩云我車既攻

通物曰商居賣曰賈禮記王制曰器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姦色亂正色不鬻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鬻於市此皆不鬻邪之義周官曰平肆展成鄭君曰展整也成平市者使定物賈防詐豫善曰廣雅曰財貨也賤與棧古字通爾雅曰賄賤廣雅曰長常也言常習之史記曰河濱器不苦窳晉灼曰窳病也餘乳反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周易曰馴致其道仲長子昌言醇醲之化既淡孔安國尚書傳曰醇粹也說文曰醲厚酒也女龍

白藏 平之藏去富有無隄反然以酒之醲以喻政厚也

同賑大內控引世資寶 珠椽積帶徒琛幣充物 關石之所和鈞財賦之所底慎燕弧盈庫而委勁異馬填廩救

而駟 祖駿銑曰白藏庫名藏即庫也謂富有賤物如大水貯也言南蠻之稅積貯多也珠玉曰琛布帛曰幣物滿也珠玉布帛充滿於庫關石秤也言亦平也賤物賈賦之所致者無失常者亦慎也 翰曰燕弧角弓出幽燕地言滿

庫委積其勁硬者慶養馬屋也慶壯也莫馬謂莫北所生
馬填溢腹中而呈壯駿也劉曰白藏庫在西城下右屋一
百七十四間爾雅曰秋為白藏因以為名也大內京邑都
內寶藏也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越人貢財之奉不輸大
內食貨志曰或墾財夏書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此夏之
逸書禹夏曰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鄰城西下有
乘黃慶燕幽州也弘弓爾雅曰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
角焉春秋左傳曰與之北土馬之所生善曰周易曰富
有之謂大業漢書東方朔曰不足以危無隄之與蘇林曰
隄限也爾雅曰賑富也風俗通曰槃瓠之後輸布一匹二
文是謂廩君之賓巴氏出帳布八丈賓在宗反帳音稼端
音滯賈逵國語注曰關通也鄭玄儀禮注曰和調也孔安
國尚書傳曰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至平勅京
子虛賦曰充仞其中說文曰與非馬也于朗反至平勅京
敵糾紛庶土罔寧聖武興言將曜威靈介冑重襲旌旗躍
莖弓珣以解繁彘矛鋌飄英三屬之甲縵莫胡之纓控弦
簡發妙擬更平贏亦精反向曰勅大也亂紛亂也庶土

敵亂起天下無安武帝興言兵大振曜其威靈也良曰
介甲也冑兜鍪也重襲重而衣之躍舉也莖旗竿也言旌
旗舉竿也以蛤骨飾弓曰珣繁弓匣也解繁開弓匣矛鋌
皆兵器為風飄其英英旗飾也銑曰屬連也言甲三扎
相重而連之纒胡武士纒名控引簡擇也言引滿弓弦擇
處而發物無不中故妙擬更贏更贏古之善射者也劉曰
建安十九年五月魏公位諸侯王上赤紱遠遊冠二十一
年進爵為王二十二年得設天子旌旗出警入蹕賜朱冠
冕十二旒金根車駕六馬建太常設五時副車爾雅曰弓
以蜃者謂之珣蜃骨也彘弓柙也詩云二矛重英漢書刑
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趙惠文王好劍劍士夾門
而客者三十人趙太子惲謂莊周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
頭突鬢垂冠漫胡之纒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者王乃悅
之戰國策更贏謂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更贏曰可
有鴈從南方來更贏虛發而鴈下善曰左氏傳曰子魚
曰勃敵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勅強也尚書曰庶上交
正毛詩曰興言出宿長楊賦曰以露威靈金匱曰良弓非
勅繁不張說文曰鋌小矛史記曰冒頓自立為單于控弦
之士三十萬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齊被練而銛
威動北鄰爾雅曰簡擇也謂擇處而發也

息戈襲偏黎都以讀會列畢出征而中律執奇正以四伐

碩畫胡精通目無匪制推鋒積紀鉅氣彌銳三接三捷既

晝亦月剋剪方命吞滅咆白咻休雲撤叛換席卷度劉侵

子威八紘荒阻率由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振旅鞫鞫田反

旆悠悠凱歸同飲疏爵普疇朝無冗五印國無費留向日

卒齊整服練而執鉅利之戈襲著也偏黎戎衣各以出征

四遠行其誅伐師多言讀言使士卒被練執戈衣偏黎之

裳以為行列也軍帥師出行盡中剋勝之法執奇正之計

也銳曰碩大也言大畫奇策精通妙理舉無遺者目見所

為皆合宜制鋒鋒刃推舉也十三年曰紀謂武帝自初平

年起兵至建安二十五年故曰積紀言雖積紀鋒鋒之氣

彌放加猛銳翰曰言一日三接戰於敵人一月三捷剋

之方放也咆咻猶咆哮也言放棄王命咆哮不賓者皆除

剪吞滅之撤去也叛反換易也虔劉殺也侵漸也言反易

常道之人皆如雲去席卷盡殺之漸以威德布於八方則

荒阻之俗昔有相率來賓莫不由大魏之德向日謂戰

勝將休兵欲還師乃洗刷兵馬於海島江洲也兵還曰振

旅鞫鞫衆聲悠悠旆旌飛剋戰勝則凱樂而歸行飲至之

禮饗會將士有功者分其爵邑疇度使當其功剋印印角

漸銷項羽欲封有功手執其印惜不與令得剋言今有功

即封不吝惜之故朝無剋印功不賞曰費留謂全賞之故

無此也劉曰春秋左傳曰被練三千馬融曰練為甲裘史

記武曰強弩在前鉅戈在後司馬法曰師多則黷孫武

田反

向日

言士

田反

田反

田反

田反

田反

田反

田反

田反

田反

田反

田反

田反

田反

田反

田反

田反

田反

田反

田反

田反

田反

田反

田反

田反

田反

田反

田反

田反

也尚書曰咈哉方命剋剪方命者謂始起兵誅董卓之首
 亂漢室也咈然猶咆哮也自矜德之貌也詩云咆然于中
 國吞滅咆然者剋默韓暹揚奉之勇用王命也換猶恣睢
 也漢書曰項氏叛換雲徹換叛者謂討破袁紹猶勝項羽
 也度劉毅也春秋左傳呂相絕秦曰度劉我邊陲席卷度
 劉者謂擒呂布於徐州剋表術於揚州平韓約馬超於雍
 州降劉表於荊州也侵威八紘荒阻率由者謂比羈單于
 于白屋東懷孫權於吳會西攝劉備於巴蜀也刷小掌也
 司馬相如梨賦曰喇嗽其漿蘇秦曰鞬鞞殷殷若三軍之
 衆春秋穀梁傳曰入曰振旅無事以嚴衆也春秋左傳曰
 凡公行告於宗廟反飲至漢書曰疏爵而貴之疏爵普疇
 疇其爵邑者剋印印角剋也韓信傳曰項王有功當封爵
 印剋忍不能與孫子兵法曰戰勝而不脩其賞者凶命曰
 費留善曰國語曰公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裒之衣裳
 昭曰裒在中左右異色故曰偏裒音督說文曰讚列中止
 也然讚列或止或列周易曰師出以律漢書曰侵威盛容
 淮南子曰八澤之外乃有八紘尚書曰率由典常以藩王
 室魏武兵接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劉劭七
 華曰激馬河源遊目崑崙蒼頡篇曰鞬鞞衆車聲也呼萌
 反今為鞬字音田毛詩曰悠悠旆旌魏武孫子注曰賞下

以時但留費也 嬰亂既弭而能宴武人歸獸而去戰蕭斧戢柯以

柙胡刃虹旌攝麾以就卷斟洪範酌典憲觀所恒通其變

上垂拱而司契下緣督而自勸道來斯貴利往則賤囹圄

寂寥京庾流行翰曰弭平也言天下既平而能為宴樂武

其柯藏柙其刃虹旌盡為虹者攝收其麾旌以卷藏之皆

示不服用也洪大範法言理天下之大法典常也言息兵

草當安人故斟酌大法與常憲不可失也觀人之恒理謂

使知其情通而變之使其不倦上則垂衣拱手執法契以

御天下緣順督中下則順乎中道而自勸勉而復貴道賤

利囹圄獄也寂寥空也京大庾倉也流衍積多也劉曰尚

書曰往伐歸獸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強秦之勢伐弱韓

譬猶礮蕭斧以伐朝菌也馬融廣成頌曰建雄虹之長旂

洪範箕子陳政術之篇也易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

情可見矣又曰通其變使人不倦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

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善曰周公攝政弘化弭

亂司馬法曰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尚書曰垂拱而天下化

莊子曰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也司馬彪曰緣
順也督中也頃守道中以為常禮記仲春省園圖文子曰
法寬刑緩園圖虛空毛詩曰曾孫之
庾如坻如京鄭玄曰庾露積穀也
於是東鯤帝即序西

傾順軌荆南懷德惠朔比思躋偉繇繇迥塗驟山驟水襪

兩負居盡慈贄職二重譯貢篚鬘側首之豪錄渠耳之傑服其

荒服歛衽審魏闕置酒文昌高張宿設其夜未遽庭燎晰

晰支列有容祁祁載華載裔入聲岌岌冠縱所纍纍呂辨髮

清醕戶如濟濁醪如河凍醴流斯息温耐遲有躍波豐者衍

衍行庖皤皤惜惜醜一譙耐滑無譁呼瓜向曰東鯢西

軌車迹也言一國之人就成次序順同軌迹躋美也繇繇

遠見迥長也襪以繩繫篋賣贄其土物也言荆南朔北之
夷皆懷惠思美絲絲行於長道驟彼山水負其篋篋賣其
土物重譯言其來貢也 銑曰鬘首錄耳皆夷人也豪傑

謂會長言其各衣本服而來歛衽袖也魏闕帝闕也言歛
袖而拜於帝闕之下 翰曰置酒於文昌殿以宴蕃夷也

高張其樂先夜而設其夜未遽謂未急明也凡天子會諸
侯必設庭燎以待之晰晰光明也祁祁衆多也載華載裔

言此亦有華夏之臣四裔之人相雜而來朝中國諸侯有
冠纒則岌岌然纒冠也岌岌高兒蕃夷之人則辨髮行列

纍纍然 良曰清醕濁醪並酒也濟水清河水濁故比之
言多亦如之也 向曰醴酒之味遇寒乃凍斯冰也耐美

酒也言多如河濟故當躍波也此皆甚言之其實不然也
行庖主行食者衍衍皤皤並多兒情情和悅之兒能者飲

不能者止醜醜濟樂也謂醜樂而不謹譁劉曰地理志曰
會稽海外有鯢人分為二十餘國以歲時獻見尚書禹貢

曰織皮西傾因相是來織皮西戎國也德順也司馬相如
封禪書曰義征不德淮南子曰三苗鬘首責禮贄也周官

曰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孟子
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賁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

韓厨泉將其名王大入來朝待以客禮張衡南都賦曰九
醞甘醲十旬兼清蕪秦曰齊有清濟濁河楚辭小招曰控

糟凍飲耐清涼王逸曰凍冷也耐三重釀酒也韓詩云賓
爾邊豆飲酒之醜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醜許氏曰醜者

美酒 善曰尚書曰西戎即序尸子曰荆者非無東西也而謂之南其南者分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建是也論語云

而謂之南其南者分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建是也論語云

日賈賤貨尚書曰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山海經曰青要之

音渠漢書曰夜未央鄭玄曰未渠央也毛詩曰庭燎哲哲

楚辭曰高途冠之岌岌鄭玄禮記注曰纏今之情也纏與

繼同漢書曰諸侯纍纍從楚又終軍曰解辯髮削左衽毛

詩曰既載清醕說文曰漸流水也周易曰鴻漸于盤飲食

行衍王肅曰衍衍寬饒之貌也潘瞻豐多之貌也韓詩曰

惜情夜飲薛君曰惜情和悅之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樂

酒曰酣毛詩曰迨我暇矣飲此湑矣毛詩曰湑昔也鄭玄

日沛昔之也一曰延廣樂奏九成冠韶夏冒六英五莖嘈

湑樂也醜乙攏反

響起疑震霆天宇駭地廬驚億若大帝之所興作二羸

之所曾聆 翰曰廣樂天帝樂九成九奏也韶舜樂大夏禹

言數奏樂皆首出韶夏龍羅六英嘈聲起如振動雷霆駭

驚天地億遠也大帝天帝言遠若天帝之所興作鈞天廣

樂之聲二羸謂秦穆公趙簡子趙與秦同祖穆公簡子皆

曾夢天帝為其奏鈞天廣樂故云二羸之所曾聆聆聽也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延陳也尚書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樂動聲儀曰帝嚳樂曰六英帝顓頊曰五莖舜曰大韶禹

曰大夏宋衷曰六英能為天地四時六合也五莖能為五

行之道立根本也漢書顓頊作六莖夏大承二帝也韶繼

堯也嘈與備古字通西京賦曰二帝說秦穆公而觀之嚳

以鈞天廣樂史記曰趙簡子病扁鵲視之曰昔繆公嘗帝

告我晉國且大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二日簡子寤之曰

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

代之樂又曰趙氏之先與秦同祖然則秦趙同姓

故曰二羸也博雅曰聆聽也善本無六英二字

金石絲

竹之恒韻匏土革木之常調干戚羽旄之飾好去清謳微

吟之要妙世業之所日用耳目之所開 善本覺雜糅又紛

錯兼該 孩古汜敷梵切善

博鞅 都鞅居

所掌之音 韞 昧任

而禁金 之曲以娛四夷之君以睦八荒之俗 翰曰千盾戚

旌旄牛尾皆舞人執之謳歌也謂樂以防淫和元氣故王者為代業不可一日而廢固當常用可以開發耳目之聰明也採文絲也紛錯亂雜也該同也記博猶廣大也言禮樂之音文絲亂雜兼同音犯而觀之可謂博大也向日鞞鞞樂宮掌四夷樂鞞昧任禁皆四夷樂名所以各為其方各也周官鞞鞞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韓時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善歲周禮曰播之以八音金石土草絲木匏竹禮記法曰干戚羽旄謂之樂鄭玄曰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羽也旄旌牛尾文舞所執魏文帝樂府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孔叢子曰世業不替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鄭玄周禮注曰鞞鞞四夷舞者靡也履俱具反毛萇詩傳曰東夷之樂曰鞞孝經鉤命史曰東夷曰昧南夷曰任西夷之樂曰旄離北夷之樂曰禁鞞昧皆東夷之樂而重之既苗既狩爰遊爰疑悞也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

豫藉田以禮動大閱以義舉去備法駕理秋御顯文武之

壯觀邁梁騶之所著統曰既已也夏獵曰苗為苗除害冬獵曰狩狩收也言盡收取之爰於也

春出曰遊秋出曰豫天子躬耕曰藉田以爲農者先所以勸民也言動以禮也大閱講武也言以舉義也法駕大輅車六馬駕也言天子出行必以此也秋御御名使人調理習之文謂習禮樂也武謂田獵講武也百官禮樂鏘鏘可法壯觀也邁過也梁騶古者天子田獵地名今則過古書之所著也劉曰夏獵曰苗冬獵曰狩建安二十一年三月魏武帝親耕藉田于鄴城東建安二十二年十月甲午訓兵上親執金鼓以詔進退大閱講武也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田也善曰孟子曰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禮記曰天子爲藉田千畝公羊傳曰大閱者阿簡車馬也蔡邕獨斷曰天子有法駕莊子曰尹需學御三年而所得夜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獨愛道也恐子之末可與也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史記曰此天林不槎雅枿澤不伐夫老斧斨以時下之壯觀也

爲之生沼商雲翔龍澤馬干錄阜山圖其石川形其寶

莫黑匪鳥三趾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擾嘉穎離合

以尊尊子醴泉涌流而浩浩顯禎祥以曲成固觸物而兼

造蓋亦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偉兆良曰槎斬也拊斬

者夫獸之子新斧也言非時不入山林斬拊林木傷伐天

獸禮云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落斧斤入

山林鷹隼擊然後施罟弋故云斧斤以時罟網以道濟曰

有德則木連理懷仁則挺生芝草皓獸丹魚並祥瑞藪澤

池沼也翰曰喬雲赤色雲飛龍出焉澤馬干於山阜于

小步山川皆為之生圖見寶也向曰其時三足鳥九尾

狐見詩云莫黑匪鳥赤匪狐擾馴擾也銑曰嘉穎為

嘉禾合穗尊尊花秀兒浩浩泉流兒此皆明禎祥曲成我

魏祚故乃觸類兼造化而出偉大兆示也則明神酬酢仁

德休徵大示於天下劉曰草木未成曰大新方斧也詩云

取彼斧斨以伐遠揚延康元年木連理芝草生於樂平郡

白鹿白麇見於郡國赤魚見於太原郡黃初元年十一月

黃龍高四五丈出雲中張口正赤喬雲者外赤內青也揚

雄太玄曰紫霓喬雲澤馬見於上黨郡瑞石靈圖出於張

掖之柳谷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二年醴泉出河內郡

玉璧一枚延康元年嘉禾生醴泉出易曰顯道而神德行

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賓主俱飲主人先舉名曰酬

客酌主人酒名曰酢酢者報也行道德宇神明而祥瑞皆

至此蓋明靈感應人理其與人事交報之義也故曰蓋亦

明靈酬酢也善曰國語里莘曰山不槎葉澤不伐天文

去本梢也今復出

良曰槎斬也拊斬

草木落斧斤入

以道濟曰

祥瑞藪澤

山阜于

向曰其時三足鳥九尾

銑曰嘉穎為

曲成我

則明神酬酢仁

德休徵大示於天下

草木未成曰大新方斧也

詩云

取彼斧斨以伐遠揚

延康元年木連理芝草生於樂平郡

白鹿白麇見於郡國赤魚見於太原郡黃初元年十一月

黃龍高四五丈出雲中張口正赤喬雲者外赤內青也揚

雄太玄曰紫霓喬雲澤馬見於上黨郡瑞石靈圖出於張

掖之柳谷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二年醴泉出河內郡

玉璧一枚延康元年嘉禾生醴泉出易曰顯道而神德行

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賓主俱飲主人先舉名曰酬

客酌主人酒名曰酢酢者報也行道德宇神明而祥瑞皆

莅量寸旬消吉日陟中壇即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繼絕世
脩廢職徽幟以變器械以章顯仁拉明藏用玄默菲言厚
行幽化染學讎校篆逵籀又篇章畢觀優賢著於揚歷匪
藥形於親戚良曰收收和樂兒言率土和暢去惡遷善而無匱乏沐浴休徵之應宅居也醇粹猶醇厚也言醇厚之化居於人心年穀豐多盈於田畝如鳥之栖宿人不收紀頌聲言歌謠滿路洋洋乎盈耳翰曰河洛出圖書開秘奧而大魏符命用出也翩翩飛兒訊告也魏將受禪有黃鳥銜其書書有文告以祥應秩序也人謀所尊謂歌謠也鬼謀所序謂祥瑞也濟曰委棄也神器帝位漢主委棄天下之尊讓於魏也向曰玉策所以記帝王之圖籍於此藏也良曰五德五行也莅臨也言察五行之行所臨相生也銑曰消擇也言擇吉日就帝位乃改漢之正朔服色也王侯有絕嗣者命而繼之士有失職者復之皆王者初受位之體也翰曰徽幟旌旗器械兵器革改也濟曰翌明也言文帝有仁明之德藏用於內守

玄默而不言而德化以著良曰文帝寡言厚行陶染而成其學讎校考經史篆籀之書篇什文章莫不盡覽

向曰著明也優其賢才明其搜揚而歷試之匪非藥私形見也言文帝非以私情而見於親戚劉曰河洛開與河出圖洛出書也黃初元年黃鳥銜丹書見河尚臺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策玉牒也尚書曰納策于金縢縢絨也揚雄遺劉歆書曰得觀書於石室莅臨也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風俗通曰案劉向別錄義曰周宣王太史作大篆也籀音冑漢書朝錯曰今陛下不棄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庶孽畜之也本枝別幹蕃屏皇家

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抗旂則威儉驗秋霜擣翰則華縱春葩英詰知列雄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七赫赫震

開務有謚故令斯民覩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為一翰曰本

諸兄弟侯王者皆帝之同體如木之同根而別枝幹皆作杜稷之藩援濟曰任城王章東阿王植銑曰抗立驗猛擣發也立旌節則威猛如秋霜謂任城王章發文翰則華縱如春之飾花謂東阿王植良曰二八謂樂之八元

八凱言今之相兼而過也四七謂光武二十八將言今之
將猛於彼者 向曰言王侯相將赫赫而盛震震而壯皆
開物成務使天下清謐者也泰階三星也三階平則天下
太平故欲使此億兆之人觀之則比屋可封而天下一家
也劉曰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魏武帝以鄴陵侯彰
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彰
唯步卒千人騎數百人身自搏戰追胡大破之斬首五
千餘級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上星
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
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
時歲大登民人息天下平是謂太平 善曰毛詩曰本支
百世說文曰幹本也左氏傳富辰曰封建懿親以蕃屏周
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而天居歎後為任城王植為東阿
王漢書終軍曰驃騎抗旌昆耶左在殮猶猛也魚瞻反荀
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答賓戲曰籀藥如春華易乾鑿
度曰代者赤兌黃佐命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主室
周易曰夫易開物成務爾雅曰謚靜也 筭祀有紀天祿有
音密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也 筭祀有紀天祿有
終傳業禪祚高謝萬邦皇情善本作恩綽矣帝德沖矣讓其天

下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得超百王之庸庸追且卷居領

與結繩瞻留重華而比蹤尊盧赫胥羲農有熊雖自以為

道洪化以為隆代篤玄同奚遽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

翰曰謂魏氏德衰為晉所代筭年有數天祿去已遂傳業
於晉退位以謝萬國則我皇情寬綽帝德沖深自退為臣
實至公矣 濟曰榮猶美也庸庸瑣瑣也百過也瞻瞻顧
也留留心也卷領結繩上古有道君重華舜也言魏主有
讓德可謂美操高行獨得於此超百王瑣瑣之道追過卷
領結繩之主瞻顧留心於舜與之比蹤為讓禹也尊盧赫
胥伏羲神農有熊皆古之有道君也洪大崇高篤厚也玄
同猶大同也奚猶何也遽急踵繼武迹也言其雖自曰道
大化高代有醇厚字內大同亦何急與之此競哉言我亦
不能與之繼迹而齊其風言猶小也劉曰淮南子曰古者
有督而卷領以王天下其為德生而不殺莊周曰昔者軒
轅氏赫胥氏尊盧氏處戲神農氏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
若此之時則至治也黃帝一號有能比踵繼也武迹也楚
辭曰及前王踵之武 善曰幽通賦曰目筭祀于契龜音

義曰筭數也尚書曰天祿永終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西
京賦曰皇恩溥尚書曰帝德廣運老子曰大盈若沖字書
曰虛也魏志曰陳留王奐即皇帝位後禪位于晉嗣王魏
世譜曰魏封帝為陳留王臣至公謂帝為臣於晉至公之
道也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司馬相如弔二世
文曰操行之不得班固曰漢承百王之弊馮衍顯志賦曰
非庸庸之所識庸謂凡常無奇異也史記曰舜字重華高
誘淮南子注曰隆盛也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謂
玄同韓子曰雖厚是故料聊其建國析歷其法度諮其考
室議其舉措復之而無斁亦申之而有裕非疏糲魯之士
所能精非鄙俚之言所能具銑曰料計也析分也諮猶詢
合法則也立都邑分析法度今得其所詢謀宮室之制皆
議舉直措枉之事復猶履也斁厭也申猶用也裕寬也言
都邑制度宮室儉奢舉措在直之事反覆申用於代可謂
無厭倦而有寬裕言王化天下無厭用之寬簡此故非疏
賤之上所能精曉鄙俚之言所能委具而知之劉曰詩云
斯于宣王老室也疏糲麤也韓詩曰糲糲之飲藜藿之羹

斁厭也漢書司馬遷傳曰贊而不俚俚鄙也善曰說文
曰析量也爾雅曰咨謀也陳琳檄吳將校曰豈輕舉措也

哉毛詩曰無斁於至於山川之倬倬詭物產之魁殊或各

人又曰綽綽有裕音至於山川之倬倬詭物產之魁殊或各

音而見稱或寶異而可書生生之所常厚洵音美之所不

渝善本作則有鴛鴦交谷虎澗龍山音掘鯉之淀覲蓋節之

泉善本作泚泚音精衛銜木償常怨音常山平于鉅鹿河間

列真非一往往出焉昌容練色犢配眉連玄俗無景善本

木羽偶仙琴高沈水而不濡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

以驗術故將去而林燔扶原反向日詢信也渝異也言山

所謂稱而書之者乃生人資厚皆信美而談之非變改而
妄說也齊曰鴛鴦交谷武潤並水名龍山山名浚泉而
淺者掘鯉淀名蓋節泉名良曰泚泚鳥飛兒精衛鳥各
赤帝之女溺死於東海而化為此鳥乃常銜西山木石以

植東海欲報其怨 向曰自常山至河間四郡名 良曰
 真仙也皆仙人也 練色言顏色美也 犢配仙人名眉連仙
 女言犢與之匹偶 玄俗俗行無形影故曰無景木羽仙人
 之御故曰偶仙也 濟曰琴高仙人也水中乘赤鯉魚而
 遊周旋為周遊也 翰曰師門為火仙行火不燒為孔甲
 龍師孔甲殺而埋於野外山林皆燔也 劉曰老子曰人之
 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 謂通生生之精以自厚也 鴛鴦水
 在南和縣西交谷水在鄴南虎澗在鄴西南龍山在廣平
 涉縣 掘鯉淀在河間莫縣之西淀者如淵而淺也 蓋節淵
 在平原甯縣北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狀如烏而文首
 白喙赤足名曰精衛赤帝之女名女娃姓遊於海溺而
 不反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焉 列真謂真仙也
 列仙傳昌容者常山道人 也自稱殷王女食逢累根二百
 餘年而顏色如年二十人 故曰練色犢子者鄴人也時壯
 時老時好時醜乃知其仙人也 陽都女者生而連眉耳細
 而長衆以為異俗皆言此天人也 會犢子來過都女都女
 悅之遂留相奉待出門共牽犢耳而走莫能追之 玄俗者
 自言河間人也 解巴豆雲英賣藥於市七九一錢治百病
 王病癡服藥用下蛇十餘頭 王家老舍人自言又此見俗
 俗形無影王呼俗著日中實無影河間故趙也 文帝三年

以為國木羽者鉅鹿南和人也 毋貧賤常助產婦見生自
 下 啖母母大怖暮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此兒司命君也
 當報汝恩使子與木羽俱仙 母陰信識之後兒生字之為
 木羽兒至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之呼木羽木羽為我御
 來遂俱去 琴高者趙人也 浮遊異州二百餘年後辭入碭
 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期曰皆絜齊待於傍設屋祠果
 乘赤鯉來出坐祠中留一月復入水去 師門者嘯父弟子
 亦能使火為孔甲龍師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殺而埋之外
 野一且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燔孔甲祠而禱之來還而
 道死 嘯父異州人也 在曲州市上曲州屬廣平郡漢武帝
 征和二辛掌為平于國故曰常山平于也 師門者本嘯父
 弟子故附冀州 善曰廣雅曰倬絕也 薛綜西京賦注曰
 詭異也 王逸楚辭注曰魁大也 鄭玄周禮注曰生猶養也
 劉瓛周易義曰自無出有曰生毛詩曰洵美且仁 鄭玄曰
 信也 毛詩曰舍命不渝 毛萇曰渝變也 淀音殿 說文曰玼
 亦翅字 翼翅也 淑鼓反 今音批 玼飛貌也 馮衍爵銘曰壽
 醜列真 劉歆移曰天下衆書往往 易陽壯容衛之稚質耶
 頗出左氏傳太史剋曰奉以周旋 易陽壯容衛之稚質耶
 鄆躡步趙之鳴瑟 真定之黎固安之栗醇 耐中山流酒干

日淇其涇相之笥信都之棗雍立之梁清流之稻錦繡襄

邑羅綺朝歌縣續房子縑總子清河若此之屬繁富夥禍

够苦非可單究是以抑而未罄也銑曰壯容少年美麗之

美女稚質童顏也邯鄲趙地亦多美女善行步皆妙鼓瑟

真定固安皆郡名黎粟所出焉中山郡出美酒同飲日流

同醉日酒千日言一醉千日向曰淇涇二水名傍出美竹

信都郡名棗出焉雍立清流二縣名梁米梗稻出處銑

曰襄邑縣名朝歌清河皆郡名續細縣縑總綉帛也向

曰黠够皆多也單猶一也罄盡也言如是之屬繁富多多

豈可二尋究蓋抑情而未盡述也劉曰枚乘兔園賦曰易

陽之容淮南子曰蔡之幼女衛之推質史遷記曰趙中山

鼓鳴瑟趾躍真定屬中山郡出御梨故安屬范陽出御栗

揚雄幽州箴曰蕩蕩幽州惟冀之別禹貢無幽州固安今

見屬中山郡中山出好耐酒其俗傳云昔有人曰玄石者

從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語其節度比歸百

里可至於醉如其言飲之至家而醉其家不知其醉以為

死也棺斂而葬之中山酒家計向千日憶曰玄石前來酤

酒其醉向解也遂往問其鄰人曰玄石死來三年服以闕

矣於是與其家至玄石家上掘而開其棺玄石於是醉始

解起於棺中其俗語曰玄石飲酒一醉千日信都屬安平

出御棘雍立屬陳留也地理志曰魏參之分野南有陳留

桓瓠曰雍立之糧清流鄴西出御稻襄邑屬陳留舊有服

官中都賦曰朝歌羅綺又房子出御縑清河出縑總清河

一名甘陵也善曰漢書音義臣贊曰跣為躡跣都牒反

躡所解反薛君韓詩章句曰均衆謂之流閉門不出容謂

之酒淇園已見上文杜預左氏傳注曰水蓋比物以錯辭

出涇汲郡汲即衛地也涇或為園涇音垣

述清都之閑麗雖選言以簡章徒九復而遺旨覽大易與

春秋判殊隱而一致末上林之隕牆本前脩以作系胡計

反翰

曰旨美也先生言以其土地物雜錯文辭述魏都之閑麗

然雖擇選章句徒至九變迴復而終遺其美逸詩云九變

復貫知言之選言思慮之深也易云本隱以至明春秋云

推見以至隱言雖有遺美至於隱見反殊其致一也上林

賦云頽牆填壟者為漢氏苑囿之大方欲頽之使山澤之

人得志而我無苑囿之大小山川萬物皆符自然故以頽牆

之

為末事也守古人賢聖之道而系襲之以為本也劉曰魏詩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擇來比物謂屬變而還復舊貫則知言之選擇來比物錯辭物土之叙也屈原遠遊曰造旬始觀清都言雖選言簡章徒至九復而猶遺其精旨也春秋推見以至隱易本隱以之顯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故曰末上林之隤牆本前脩以作系也前脩謂前賢也離騷捷吾法失前脩揚雄羽獵賦後曰放雉免收且眾與百姓共之亂者理也傳曰有亂臣十人此皆二賦以其後居正之義理其前過甚之事也張衡東京賦曰相如非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隤牆填壘亂以收其置眾卒無補於風規蓋易有系辭之義而以本於前脩以為系胤之意也系者胤也且易之系述而辨至於相如初非上林之觀後說隤牆之事首尾相劇非本系辭之流也而張衡云系以隤牆謂為系辭同音於義有未安焉諸文賦之後亂者與本絕於隤牆收置眾雖不與本文絕義張氏同謂系辭之別可知也善曰韓子曰運類比物列子曰周穆王暨化人之宮王以為諸清都紫微推見至隱班固漢書司馬相如贊文也言大易春秋隱顯殊而合德若一故觀覽而法則之上林則類牆填壘雖本前脩其軍容弗犯信而作系所謂觀百而調一故輕末而鄙賦

身其果毅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勳配管敬之績歌鐘析

先邦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濟曰軍容凜然不可

敵為果致果為毅也糾察華夏使不為非撫安戎狄使不為亂元大也勳功也管仲相齊相公九合諸侯魏絳輔晉

悼公七合諸侯故勳功配之析分也邦君晉悼公也鄭伯納歌鐘二肆於晉肆懸鐘磬之物而分壹肆賜魏絳言此

則魏絳之賢有美聞也魏絳本魏人今論魏德之盛故述絳於此劉曰國語曰鄭伯納女樂二八歌鐘二肆公錫魏

絳於此劉曰國語曰鄭伯納女樂二八歌鐘二肆公錫魏絳於此劉曰國語曰鄭伯納女樂二八歌鐘二肆公錫魏

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與子共之善曰司馬法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禮記曰介冑有不可犯

鄭玄禮記注曰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班固漢書述曰閑居隘巷室邇心

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為之軼廬諸侯為之止戈則

干木之德自解紛也銑曰段干木處於窮隘之巷居室雖近而心遠大富有仁義職務之人所

競者而其心不羅魏文侯過其廬而執焉秦欲攻魏聞文侯禮干木乃止故云諸侯為之止戈此則所謂解紛也劉曰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執之其僕曰干木布衣耳而君執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干木不趣俗役僕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于里之外未肯以己易寡人也寡人光乎勢干木富於義勢不如德尊財不如義高吾安敢不執乎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乃不可加乎兵秦君以為然乃止于木寂然不競於俗故曰職競弗羅也逸詩云兆云詢多職競弗羅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毛詩曰諶寘之隘巷又曰其室則貴非吾尊重士踰山親御監門謙途老子曰解其紛也

謙同軒擗格女**秦起趙威振八蕃**則**信陵之名若蘭芬也**向

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不以貴自尊重天下賢上踰於丘山有隱士侯嬴至貧賤為大梁夷門監門者信陵君以車騎迎侯生信陵親為御車過屠人朱亥言陵謙卑為御不怠同軒即為御也秦圍趙信陵遣兵救趙擊破秦軍邯鄲遂存故云擗秦起趙當時魏王之威振動列國故云威振八蕃此信陵之名如蘭之芳香不絕也劉曰史記曰魏有

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門者公子方置酒大會賓客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秦兵圍邯鄲公子姊為平原君夫人平原使使讓公子公子數請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用侯生策使朱亥推殺將軍晉鄙而奪其軍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邯鄲遂存秦兵伐魏公子駕歸救魏王魏王以上將授公子公子使徧告諸侯諸侯各進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之時公子威振天下善曰史記曰侯生直上載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然親御謂身自為御也監門即侯嬴也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謙古**英辯榮枯能濟其厄位加將相室**知**隙之策四海齊鋒**

一口所故則張儀張祿亦足云也翰曰言張儀張祿英雄

濟時厄秦用張祿為相室塞也隙竅也言張儀張祿籌策如以一物塞小竅應時而合四海諸侯雖齊鋒攻秦一言以說乃能敵之故此亦足云二人皆魏人也劉曰史記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儀以學而遊說諸侯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楚相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此必盜相君璧共執儀掠笞

數百不服釋之張儀相秦使於諸侯皆說之散其合從之
 謀秦封儀為武信君為秦將取陝葉上郡塞范雎者魏人
 也遊說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事魏中大夫須賈賈
 怨范雎以告魏將魏齊齊擊折脅摧齒雎伴死即盛以簀
 中范雎謂守者曰公能出我以厚謝公守者乃請乘簀中
 死人遂伏匿更名張祿先生隨秦謁者王稽入秦謂昭王
 曰臣居山東時聞齊有田單而不聞其有王也今太后擅
 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專斷不請四貴備而國
 不危者未之有也昭王懼乃疑穰侯收其印而相張祿封
 為應侯應侯之相秦蔡澤說曰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
 出廟坐制諸侯六國不得合從使天下皆畏秦也善曰
 曹植輔臣論曰英辯博通張外及論曰靈祐則冬榮解嘲
 曰室隙蹈瑕也推惟庸蜀與鵠鵠同窠和苦句吳與鼃華
 而無所屈也龜同穴一自以為禽鳥一自以為魚鼈庸蜀蜀地名句
 吳吳地名蜀多山林且地狹如與鵠鵠之同窠補小也吳
 有江湖卑濕如與鼃鼃同穴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
 推揚推略也尚書曰及庸蜀人孔安國曰庸在注漢之句
 在氏傳曰鸚鵡株株鸚鵡具踰反株音誅此本曰吳孰姑徒

句吳注孰姑壽夢也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句吳句音溝
 說文曰鼃蟻蝮也胡蠋反鄭玄周禮注曰鼃蝦蟇屬也鼃
 莫耿反漢賈捐之上書曰駱越之人譬猶魚鼈何足
 貪也鍾會論曰吳之玩水若魚鼈蜀之便山若禽獸山阜
 猥積而崎嶇泉流迸集而映朗咽隰壤滅所漏而沮洳
 如林藪石留而蕪穢窮岫泄雲日月恒擊宅土熇暑
 封疆障厲濟曰言蜀多山阜猥曲積深崎嶇而險也良
 此映咽流也銑曰下濕曰隰隰之土統賦水多復漏而
 出沮洳泉泥相和兒林藪藥石地名石間有水曰石留地
 多草而荒穢孤窮山岫恒出陰雲不見日月常掩翳多雨
 向曰宅居也瀟氣也言吳蜀皆熱氣暑蒸邊近瘴癘惡疫
 之氣劉曰山阜猥積蜀也泉流迸集吳也戰國策段規謂
 韓王曰分地必取成臯韓王曰成臯石留之地無所用之
 也石留之地踰土地多石猶人物之有留結也一日壅漱
 而石也或作溜字善曰廣雅曰踰驅傾側也字書曰映
 咽流不通也公羊傳曰瀝者何瀝也作廉反周易曰雍啟
 漏然漏猶滲也滲所禁反毛詩曰彼汾沮洳毛萇曰沮洳

其漸如也揚惲書曰無穢不治吳蜀皆暑濕其南皆
有瘴氣善曰泄猶出也埤蒼曰燭熱貌許效反**蔡莽**

螫適刺力**昆蟲毒噬**翰曰刺割噬咬也蔡莽毒草也所以
適割人昆蟲毒蟲皆咬人也劉曰蔡

莽螫刺多毒草也昆蟲毒噬蝮蛇鴆鳥之屬也善曰王
逸楚辭法曰蔡草莽也方言曰莽草也南楚曰莽鄭玄禮

記注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漢罪流禦秦餘徒剗制宵貌叢罪陋

稟質遼和脆**蔣巷無行**呂首里罕耆耆或臆追直結計而左

言或鏤膚而鑽官髮或明發而耀召歌或浮沫而卒歲良

秦漢遷流罪人於南方以禦臆魁邪亦罪人也宵小也言

其小兒最陋醜惡遼脆急躁輕蹶之兒濟曰行首長首

者罕希也言吳蜀人最陋人多不壽故巷無行首里希耆

老臆結以髮結於兩耳垂者左言謂不曉文字鏤膚郎文

身者鑽髮為一撮於項後銑曰發曉也耀歌人憂者歎

切急之歌言二國政急也居于江湖若魚鼈浮沫以為終

歲之事劉曰揚雄蜀都賦曰秦山東貨殖傳曰秦破趙遷

卓氏於蜀漢時曰南比景合浦九真亦皆有徙者息夫躬

孫寵之屬焉善曰左氏傳乘流四凶族以禦螭魅廣雅

曰邪餘也地理志曰江南卑濕大夫多夫大巴蜀輕易淫洪

柔弱褊阨漢書曰人宵天地之貌方言曰燕記曰豐人行

首行首長首也燕謂之行交益之人率皆弱陋故曰無行

首也善曰左氏傳曰葦爾小國杜預曰葦爾小貌也廣雅

曰質軀也遼亦脆也七戈反說文曰脆少與易斷也左氏

傳曰王使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蓋老杜預曰七十曰耆揚

雄蜀記曰蜀之光代人椎結左語不曉文字謳歌巴士人

歌也何晏曰巴子謳歌相引率連手而跳歌也潛行為詠
詩曰漢之廣矣不可詠思善曰漢書淮南王曰越鑽髮
文身之人張揖以為古翦字也子踐反文身即鏤膚也毛
詩曰明發不寐爾雅曰耀耀契契愈遐急也郭璞曰賦役
不均賢人憂歎遠急切也佻或**風俗以蚤**界裸**果為媼**胡
作耀音韋茗毛詩何曰以卒歲**果為媼**胡
麥善**人物以殘害為藝**良曰蚤狹媼好藝能也言風俗以
為能也善曰揚雄反騷曰何文肆而質蚤應劭曰蚤狹
也方言曰裸勇也果與裸古字通說文曰媼靜好也音盡
左氏傳曰自內害其君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綴濟曰言
曰殺自外曰戕七良反

風俗殊也綴猶繫之也劉曰孔子憲章文武善曰毛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賈逵國語注曰綴連者也

山之東阨鳥因長川而善本裾勢距遠關以闕苦關俞時

高櫟巢而陞制向曰重山蜀也阨險也東狹也長川吳地

闕中國是鳥巢而設階陞之制固非其宜矣劉曰重山東阨謂蜀也長川裾勢謂吳也漢書形東壤制善曰東阨

東其民由於微厄也裾勢依裾川之形勢也陞制亦以高櫟之陞而能約制其民地形勢足以束制其人也裾古據

字九御反薄戍繇冪無異蛛蝥莫之網弱卒瑣甲無異螳螂之

衛銳曰繇冪微細也言二國字戎之兵如蛛蝥之網觸而

乃破瑣猶碎也弱兵碎甲何異螳螂之臂以當車轍何

足以為衛善曰呂氏春秋湯祝曰蛛蝥作罔嗚今之人

學之蛛音株莊子蘧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

其臂以當車轍不與先代善本而常然雖信險而勦子絕

知其不勝任也

揆既往之前跡即將來之後轍成都迄已傾覆建業則亦

顛沛向曰先代吳王夫差國滅公孫述稱蜀帝而亡雖各

日矣善曰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勦子小反左傳呂相絕秦曰傾

覆我社稷論語曰顛沛僵仆也顧非累卵於疊基焉至觀形而

於是馬融曰顛沛僵仆也

懷怛良曰荀息累十二棊子加九卵於上晉平公曰危哉

善曰言其危懼易見不俟觀形也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

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棊子其上公

曰子作之孫息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于其上靈公曰危

哉孫息曰是不危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鄰

國將欲興兵杜稷亡滅君欲何望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

公即壞臺賈逵國語注曰怛懼也

而菴奄藹濟曰權猶苟且也言二國之君若日在桑榆猶

落善曰權猶苟且也楚辭曰聊假覽麥秀與黍離可作

日以須時說文曰木莖朝華暮落

二國獨言吳會者舉一足以明蜀矣善曰尚書大傳曰微子將相朝周過殷之城見麥秀之鞠斬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為朝周俯位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而作是詩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矐音矐善然相顧矐力焉失所有醜土憎莫贈切善容神藥如形茹音茹氣離坐快土墨而謝向曰矐然驚也矐焉失意兒矐面慙言心死也翰曰弛解也言向者形容拘束敬聽先生之言愧懼歎蜡乃解舒其氣離於坐所快墨面色變墨而慙也劉曰懼懼也春秋傳駟氏懼懼詩曰有醜面目曹愧也左傳曰亦無菁焉揚雄方言曰慙也荆揚之間曰快善曰張以慙先權反今本並為矐矐大視也呼縛反說文曰矐失意視他狄反字書曰藥垂也謂垂下也矐與藥同並而矐反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然茹臭敗之義也如舉反廣雅曰弛釋也施紙反快勅曲反杜左氏傳注曰墨色下曰僕黨清狂林迫閩漢卜習蓼蟲之預也說文曰謝辭也

忘辛翫進退之惟谷非常寐而無覺不覩皇輿之軌躅良

僕黨二客自稱也無疾而迷曰清狂林迫猶逼迫也閩謂吳也濮謂蜀也言逼迫居於此中如蓼草之蟲忘其辛味如深谷之中進退無所憑據而翫習不覺濟曰言是非常寐而不覺悟蓋習俗使然所以不見天子上都之軌跡也劉曰漢書昌邑王賀傳曰賀清狂不慧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故清狂也賈誼鵬鳥賦曰怵迫之徙或趣西東善曰閩已見吳都孔安國尚書注曰濮國在江漢之南楚辭注曰蓼蟲不知從乎葵霍王逸曰蓼蟲處辛刺食苦惡不從葵霍食甘美毛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又曰尚寐無覺楚辭曰恐皇輿之則續漢班嗣書曰伏孔氏之軌躅也過以沈剽匹之單惠歷執占之醇聽兼重直慳邊以貶以繆彌佻充辰光而罔定鏡曰沈剽輕薄也單惠猶小才也慳無也二客自云已過者由輕薄小才得先生說歷古醇厚之義入於我聽復自思用心之誤次以前者繆言今仰觀先生若目視辰光炫焜不定言敬懼之甚劉曰揚雄方言言曰沈剽輕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過猶誤也王逸楚辭

注曰歷逢也老子曰執古之道兼重性以施繆言既重其性而又累其繆也方奚反說文曰施重次第物也弋鼓反漢書音義應劭曰倘皆也音面國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得語曰次序三辰賈逵曰日月星也

聞上德之至盛匪同憂於有聖
德深沈莫測也 向曰二客言先生頌美魏謂豈非同也有聖聖人也夫聖人以天下為憂今先生見我吳蜀之危喻以上皇之盛德使去危就安豈非同聖人之憂乎劉曰老子曰古之士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頌故曰先生玄識深頌靡測又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易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夫聖人親憂其事然後能立易體無為而無不為自然動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謂治念造化出於形器之表者聖人無所復聞無復恤也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其上賦中云顯仁翌明藏用玄默故下履報言之也善曰王弼周易注曰不與聖人之憂憂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參稷之不茂茶蓼之蕃殖至於乾坤簡易是常無偏於生養無擇於人物不能委曲與彼聖人同憂之抑若春霆發響而驚蟄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

鏡
良曰言先生之言啟發我心如方春雷霆初震而蟄蟲皆競飛動鏡照也又似潛龍外天潛於曰景我於幽泉之中但涵照於其容暉也善曰二客聞言朗然心悟猶春霆響驚蟄紛然而競飛龍彩幽泉煥然而照也呂氏春秋曰聞春始雷則蟄蟲動矣詩推度客雖星有風雨之好曰震走而驚蟄睹周易曰潛龍勿用也

人有異同之性庶覲蒨
部家與剝廬非蘇世而居政 濟曰

好風畢星好雨人性亦有偏習者矣蒨家幽闇之處剝廬小人窮困之居庶近也蘇猶悟也亦二客自言家於幽闇之處其困窮之地不能明悟時事以居正道自責之深也劉曰尚書洪範曰庶人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言人心之不同如星之所好異易曰豐其屋蔀其家小人剝廬楚辭九章曰蔀也必獨立春秋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善曰言已因此幸見蒨家剝廬之凶非謂悟世而居正道也爾雅曰庶幸也王弼周易注曰蔀覆蔕蔕光而居正道也豐其屋又覆其家屋原家覆闇之甚也王逸楚辭注曰蘇蔕之也

且夫寒谷豐黍吹律以
善本無 暖之也善本有

皆情爽曙箴規以
善本無 顯之善本

字銑曰鄒衍居燕地美而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暖氣至遂生黍而豐也向曰爽明曉曙也箴規教戒也二客言昏曙之情所以明曉者先生戒使然也亦猶寒谷吹律而暖至劉同銑注善曰孔安國尚書注爽明也說文曰曙且雖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車二六三傾五城未若申錫典章之為遠也良曰魏王有徑寸珠照車前後十二以十五城易趙王和氏之璧二客言雖此珠璧可貴不如先生申賜教戒之為遠大也劉曰太史書曰田敬仲世家傳曰齊威王二十四年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曰無有也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國而無寶乎善曰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王徑寸置於庶上其夜照一室史記曰趙惠文王得楚和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請易璧毛詩曰田錫無疆亮曰日不雙麗世無善本作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得齊給守其小辯也哉濟曰亮信也信知天下不可有二日國不可有二主銑曰天經地緯猶覆育萬物也王者法之而

行帝位所立歸於天人心矣向曰齊給辯說也二客自言安能守此者自悔之也劉曰荀卿子曰辯說譬論給便利而不慎義謂之好說善曰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漢書文帝賜尉他書云兩帝竝立新序曰單襄公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天之象也家語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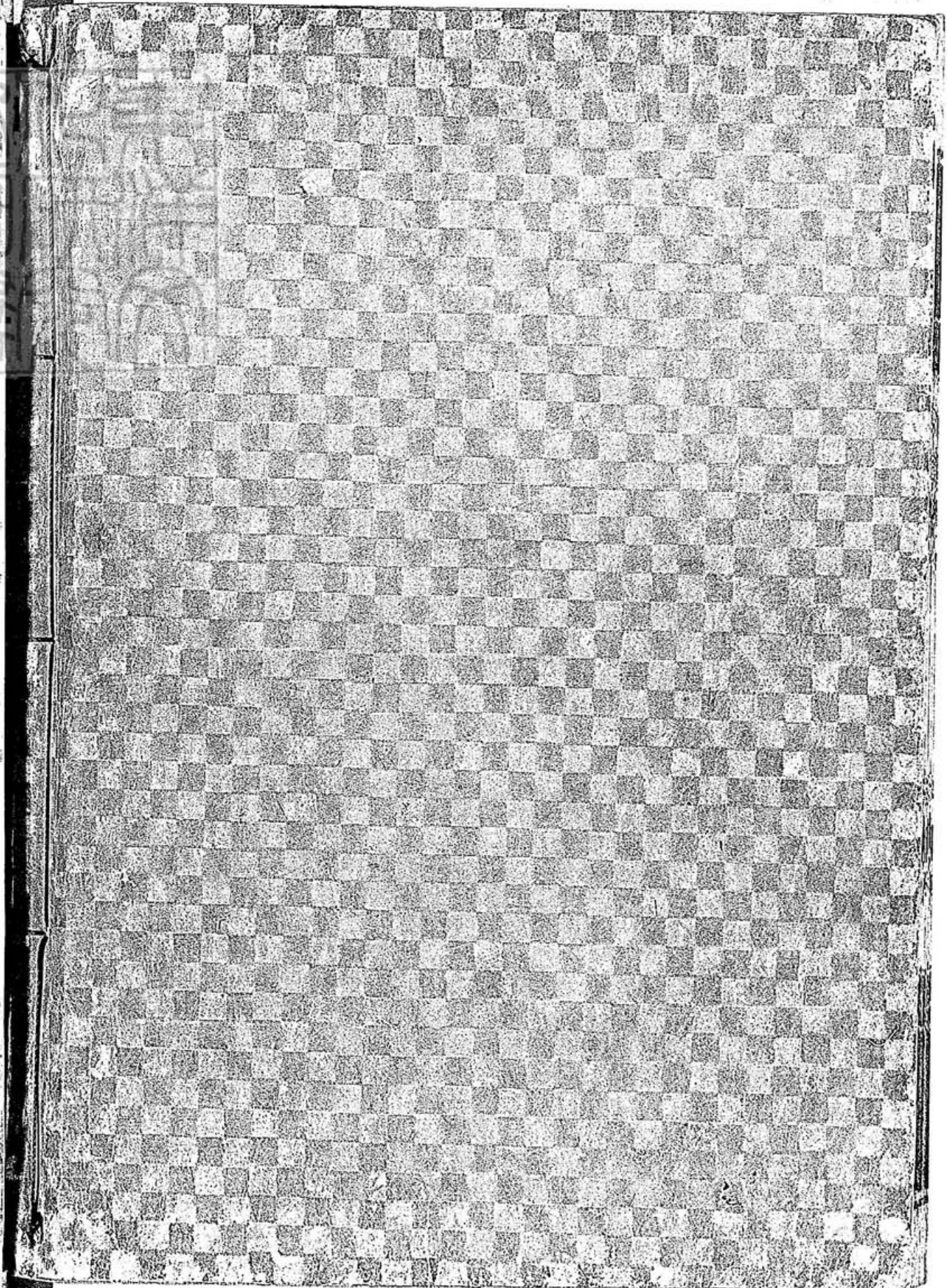
文選卷第六 終



文
卷
六

四
二

所
圖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